# 茝阜集

四

5563.8
4022.2
v.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 芚皐集卷之四

## 書

### 與宋石南書 達洙○戊申

去年冬初轉造軒下適值駕言遂失承教徒時悵惘殊切耿耿伏惟辰下道體增重玩心觀理日有超然者欽仰景歎尤不自勝曾懇都御南下信息之大及于窮鄉則必邀拜旅次所期蒙其緒餘之誨春間家姪便獲聞社洞之駕鼓不翼如趨晉也適坐齊未果計其返旆則亦不可及重違好會丈席一拜亦係天命而然歟只增歎恨窃嘗聞之家侄問論語攻乎異

端之義座下教以爲攻字義猶爲之也猶修治也攻字註專治之治字義非治世之治治亂之治又以爲立志於吾道堅固則雖畧去看異端之書何害之有但專爲異端之學則有害云云信然否恐非君子之本意而殆兒之誤傳也耶愚者不能無妄疑敢以仰稟伏乞矜其蒙而開發之也某稟質淺駁病不離身未能專意於尋數況敢望克復之工必如先聖賢之慤實状慾枉過此生自以爲惻惻雖以約畧粗率之見窃欲純正於有道者已有年而貪病相仍自强不得奈何而得免於小人之歸也秋冬間若作峽行則

準擬趨拜也餘惟冀爲道珍衛以慰瞻仰

與宋石南書 戊申

五月七日惠覆至今尊閣案上每一奉讀其深厚忠實底意溢於謙退之中不覺使規規翦翦者起敬且愓也藏戢可量伏惟陽復侍體以時敦休閒中味道進修之工日益喫緊否季氏之登桂籍以若才德早得展布之路先以爲　國家賀得人又於老先生有光從此可期吾黨之欣悅孰不顒若賤誠攢頌亦不自任弟一箇渾身兼得許多疾恙係若匏瓜既不得種種出門而䟽正於有道所居僻陋亦不聞規益等

語囘首茫然間或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切擬勇意拜討入峽之日喜欲翰如髮除生腫不可以風行未到百餘里而返悁悁則殊切而亦恐夫枉過此道嘆悼彌深俯諭攻乎異端之攻字義愚者之惑滋甚嘗期面陳案下以聽可否訃緣數奇敢具別幅仰呈伏乞明教焉餘祝道候爲時增衛

來諭曰攻乎異端之攻集註曰專治也蓋修治異端之道而欲專精之則爲害甚矣既以專治爲攻則惟專治者爲害而畧去理會者似不至甚害又曰但自家學有定止則雖或略看他書不必爲害

攻乎異端之義遜齋集略有所辯覽此則槩可想矣而愚以爲此攻字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之攻字義同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也攻亦治也治亦攻也而其專務之意則攻於治有力治字上加專字乃攻字義也且兩字各有兩義木石金玉之攻有棄短取長去麤致精之義人己罪亂之治有懲惡勸善克己復禮之義苟能專於自治而吾道盛則彼必衰也不此之爲乃反汲汲於釐正彼說而務之專以講明其邪正討論其是非爲己事自治則疎治人則密此誠知末止而求能得本亂而求末治所厚者薄所薄

者厚也本末既倒先後亦錯則其爲害也不待彼之害我而自爲害也已甚矣不惟兩無所益爲害於我而已矣其若專治喚做修治遂以爲講習修爲則是未習者習之當爲者爲之之意也攻是習爲之意則朱子答深排之間何不曰非是而更有云云乎朱子所謂一言而正者講明其是非而正之之意也孟子之距楊墨也討論其淫詖而辨之是皆治也而但非專治也以若治字不可以爲講習修爲也既以專治爲修治則略去理會者亦豈不至甚害也學有定止則略看他書不必爲害之教既聞命矣學未有定止

者其可能畧去理會而輒曉其是非耶恐未免反爲他轉做去也

諭曰治字只有平去聲二義而古今文字引用處雖均是平聲指意微各不同有以捘法審理底事爲治者如云治亂治罪之類是也有以講習修爲底事爲治者如云治經治事之類是也此章集註專治之治若作治亂之治看之則經文攻字無或近於攻擊異端之歸耶

治字之去聲用處何限而有此教耶大抵治字下句上者多平聲用以爲工夫也下句下者多去聲用以

爲功效也凡治亂治罪之治只以爲懲厲治經治事之治只以爲習爲則此於治字義得其半而失其半矣治字無論平去聲皆各以兩義釋去則其或不悖於專治之義也歟且治亂與攻擊其義自別治亂有撥亂反正之意攻擊有相鬪務勝之意似不以近似者也專治之治治亂之治看作一義雖非愚之所嘗勘斷者然只指其講討言之則亦未嘗不謂之不同也本註以攻擊爲深排深排也故至於攻擊然排與擊亦自有異況治亂與攻擊乎又本註習於彼必害於此此言浸浸然入於其中則有知是之害也

諭曰此等處恐嘗活看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義也

此節玩繹屢回茫然不知所措也巧言令色只爭箇天人之分而謝上蔡與朱子之論辯著已詳悉而未見其有與此條相似處未知高明據何義而引之爲教耶請教之至言不知裁不覺僭越要伏乞恕其慢而惻其愚特垂不倦之惠痛加鐫誨焉

與宋石南書 己酉

前臘辱覆獲拜於今春之暮雙擎圭復如承面誨始知君子愛人之心不辟賤惡也豈勝銘感謹伏審其

時萱闈有不安節驚慮殊切而竊想其誠孝有孚間已奏復膳之慶拱賀萬萬時氣暄姸敬問侍體若序衛道日隆景仰彌勤不任下悃第自歎駑駘訖未蘇健尚未讀一半卷冊于日月有限路程無窮其可緩緩徐徐而能自悟自至耶憐憐論語疑義嘗因兒曹請問偶然拖長而似有犯乎僭汰之罪不覺惶汗浹背也然朱子嘗言一字不明之禍大矣此訓老先生之所常尊信也攻乎異端之攻字既非過去字義則不可不明知故前書仰陳只欲開愚者之惑豈敢有所一知半解而爲自多規規乎紙上語哉此攻字且

以鳴鼓攻之攻字義看之而兼教化底意則亦未知何如横渠有曰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云云亦此意也語類曰講習之謂云者亦此意也愚見亦此意也講習只作攻治則其義渾圓而不失於聖人之本旨韓作修治則似或有左於朱子之本旨矣拜際固未易疑端益滋甚更鼓稟質而乞正焉特加恕諒而明賜手教如何如何家兒至愚且不好文在家無攝染之素出門無切偲之交以是竊爲其觀感而命使晉拜幸不以下愚而疎外之令渠若飲河者然則豈非盛德之一博及也耶切仰

與宋石南書 己酉

崩坼之痛遐邇惟均而　因山奄過尚復何諭　聖嗣臨御聲聞洋溢率土含生之倫慶莫大矣地遠僾稀徂若隔歲景仰彌勤不翅飢渴伏惟陰凝侍中道體神相康福進修日卓涵養薰陶之工必有以異乎人矣欽仰艷慕誠不覺勞止某索居寒鄉傍無滋益之美自無獨得之味而日月逝矣豈不深可惻惻也先儒以爲稽之古不若徵之今考之書不若參之人每因憤悱功欲勇進門庭得以就正而爲許多工夫亦恐工夫不到無可就正也從前非無再三之拜而

玆未敢一請私見又不能獲受盛教回首惄然不容
爲心論語疑義偶因兒輩詰之至有往復非敢自多
若讀數十卷書者只爲祗承明教妄陳瞽說不知自
犯於楊志仁過於密之病又遣辭不律徒以增僭慢
之罪因此警惕至今自訟愚嘗以二程夫子之玩物
喪志不要近名等訓爲終身銘佩其肯規規於文辭
之陋哉俯恕旣往隨便賜教以寓不倦之意則是豈
非平物我合內外之弘度也耶千企萬仰

與宋石南書 丁巳

大東朝禮陟斈普懃隕前年仲夏拜候寔出積歲戀

懸而忽蒙辭退將焉用彼心哉即此高秋道體若序
眷儀均福伏禱千萬竊念近世儒宗講學初非有異
止緣從遊不古使負笈願學之士疑違遑感私切悶
鬱前日及門之時敢以是聆控賤衷不必變犯冒瀆
然生於門下非惟濫蒙知奬且先世于今蔦蔓之誼
非無一再則援以為門闌之榮還不覺為累於高門
而至或有以自信過當者矣然顧以五六世夭壽考
其淵源之淺天也已無逮及而情契既添緣因有托
則神志之流通道義之依仰又有所不期然而然矣
然則淵源與情契亦豈可以相掩者哉且況生自少

幸獲師友之導竊欲窺得聖賢門戶而吾斯之未能信晝宵知渴專在乎朝聞一事何幸見今老先生之道不隧於地則乃心嚮往又萬倍於餘人矣而始縱爲貧病所制不得頻近門墻洽受開發書尺求正亦不得自振皆自悼也而竊恐左右之不屑也敢以覼縷更乞垂仁而勿外又以平物我合內外之心硬擔勇荷有以來並世之英才使各充其量懇懇之至生素昕殘薄之質自經四五年重病精神氣血有若癃瘵目昏不能著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身心頗似得力間或對冊聊復遮眼偶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而已

餘景幾何幸而少健更圖勇晉頤安承教也春間裁上一書于家兒行矣兒也未及而病還向者從祖兄子之行也身病亦劇罔克展誠訖用恨恨思菴集跋文幸蒙特許鄙門不貲之惠無以容報其有光於斯文又當如何哉別幅更陳俯加恕諒而財擇焉

大抵息庵集跋文乞于左右者此非一人一家之私事也寔斯文崇奉之大端則世雖有黎眉之手似不敢不讓於左右然今此重刋之議始於玄江而成於諸鄉宰專機猝遽柄鑿有乖所謂本家後生雖或有裒稡之籍未及有商量編摩之役而又未能詳細仰

質於長者之門是誠任人之事有不得惟意進退而然也雖以孤陋之見其所疎漏謬舛實有類於訥齋集重刋本之不得自由而未能盡善者矣以故跋文亦多出於鄉宰此登門議之所願也維以幾垂泯沒之先籍何幸重為刋布之為急則冊子格例有不暇詳校矣悔恨莫追今聞再從侄之言則左右之丁寧誨諭無非切當得義諦既又為之許跋而因欲使之圓備感鏤之至繼之而慨然也

蓋思庵之道學淵源有自來矣則應不待賤陋之證訂而已有所洞會者矣然迫於情私復陳梗槩如左

伏想有以恕諒也竊嘗觀夫諸家記述則思菴之學濡染于訥六從師于花潭磨礱于栗牛以若天資之清粹純備必有所以造詣之卓爾而不幸家禍交不在茲可勝惜哉雖然顏曾冉閔不以文學見稱而不謂之不學矣斯有一言可蔽者栗谷之言有曰廷臣之學知向方者莫如朴某此可以爲千世之徵也且泝其流而知其源則由其事業之末終而其工夫之本始可知也以其大者論之於親竭力於君致身進賢退邪惟恐其不能先不能遠此誠不深造乎道不可能也以是數節俯垂財擇何如

郜門自先世于今深有所至恨者有祖如訥齋而子姓零替一未得大君子闡發文字玆固未遑而第一無人諳老先生之門而懇乞得一段語以爲千古之大證案豈不誠百世之寃恨哉然終不可如是没没無傳而已也審矣且此集了役則當卽廣布時亦難再濫蒙仁庇冒昧祈懇雖謂之論說世德有違於跋文之體若以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之義訥齋之道德事業一節畧畧裁入於思菴之道學淵源傳述之次則事軆完備而實不失乎厚之至也亦足爲發先賢之所未發也望乞垂仁焉

盖訥齋之道德名節文章事功其集中略有可考者而亦多疎漏故更陳若干言深加矜察焉

月峯德山兩院合享時祭文卽老先生所製而有曰在　中廟世同明蔚起闡道明理以啓文治維時訥齋出羣拔萃云云此實大文字而座下以其見漏於大全欲考其古績而發明于此䟦云信乎君子之直道做去也可不快活哉可不師法哉盖此祭文雖以淺見看來　國朝五百年似或未有能若是其光明正大做出者也然曷敢以此而質之也老先生手筆尚有所可據且合享時議論寔出於儒林而无春兩先

生實爲之指教時則鄒門以夭壽無一員與之周旋奇氏則始終于今不無辭說焉相守爲規非責善則凡於院籍雖一字半句曷敢有上下改易等事乎且此去月峯文獻錄即故奇校理文手筆謄本而至于去壬寅年間以其奇氏後生塗擦字畫有所卞詰還復釐正推此論之餘人文字尚不可輕易改易况老先生所撰者乎且月院事皆朴遯齋朴安村家始終主議而至今爲之後先則其爲證左百年如一日矣復賜默會如何

退溪曰訥齋爲元祐完人河西曰尋得見乎訥齋則

言論之激勵動息之整肅又有以動人者不待言傳口授而啓發其良心

林石川曰夫子山川之英勃與維揚舂陵霽月闕里秋陽

宋俛仰曰余與鄭萬鍾師事之平生稍知向方專賴導引之力

趙重峯曰力護善人終身被斥

權冲齋曰羣雞一鶴獨立寡和

天使熊化曰余得董仲舒之文章文天祥之正氣

鄭畸翁曰淵源正學金矢遺直

金農菴曰己卯完人

金潛谷曰可以託六尺之孤

震朝記曰朴某金某冲菴因公論立朝則李彥浩出爲湖西伯權敏手出爲湖南伯李蓀見罷而金安老出爲慶州府尹當時持議之士疾惡如讎善類登用年少新進勇於致絃唐虞之治指日可期

趙古朴齋名衆萬曰仁宗聖壽靈長而冲庵不死於己卯訥齋不沈於下郡而又不蚤世明良相遇則陶鎔唐虞何可量求

右諸條亦財擇爲大要數節編入於跋中至懇至懇

與宋石南書 戊午○未傳

邦籙鼎新 元子誕降久愈蹈忭罔有遠邇仲夏晉
拜行李凌遽未能穩承明誨茹恨狂喉迄玆未下也
歲又駸駸餘日無多伏惟道體增福眷儀均安盛德
重望百神之所勞相也士林之所依仰也履玆剛長
之辰吉慶之來固不待祝而咸穀也區區仰溯之至
下生衰相之外病困度日毎欲痛自警省敬而無失
猶不免爲怠所勝只自悼嘆明年卽 溫陵復位之
再周甲也生之先祖文簡公與金文簡公 庭食之意
始發於 正廟朝己未 親製賜祭之文蓋從享至

重典也而以若　正廟之盛德大知酌之以義理參
之以禮典斷自　宸衷丁寧告戒于九原之臣始若
曰　太室庭食禮重且觀綴　若曰獨有未遑　大
享庭祫云爾則　國朝之禮豈有以加於此哉此正
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俟百世不
惑者也朝野迄無闡揚之議子孫尚無控籲之舉此
非獨私家之齎鬱也實亦　國家之欠典也其或有
待而然耶每當己未　致祭有若常典然明年自洲
於他年則從享一款又不可無一言仰籲玆敢將欲
封疏此雖一事不能無補於千百世彝　冲保社正

名之大倫大綱也未知意下何如特垂矜憐而賜敎

之伏望

上洪梅山書 名直弼○己酉

人莫不有是性則好賢尚德之心何所獨無但有志者有甚焉往辛丑春獲拜門屛適因煩擾未能執灑掃之禮又不得淹留以承緖餘之誨彼時茹悵雖不足言而觀感所得無異若飮河者至于今慕用之誠萬倍於未拜時則不知古來師門之感人類皆如是而弟子之戀德果皆如何也日氣方闌伏惟先生道體動靜神佑萬旺而其所以致廣大極高明不知老

之將至者必有人不及知之妙矣欽仰景歎尤不自任小生早志于齔子之時術而惷愚冥頑無敏悟之才輭弱浮淺恒沉菩于疾然存省之道不可專以才疾有所加損也十數年前乃敢效劉靜菴之焚詞棄造人師之意獲親有道粗聞為己而蔽痼已深開豁未易日月逝矣尤悔層生以是憂歎之深殆恐負笈更進而近門墻淬礪其萬一則足以償平生之至願而貧病相仍行步未健地隔千里瞻仰難近不翅若星斗常與小生之三從弟頤休說到此恨而勢不可得實不勝憤悱或者賴天之靈則終能遂此誠也否

小生之子源弘亦極困蒙又不好文既無以擩染則其所扞格無足怪者而惻然底懷恒切于中渠欲觀國之光遂先以爲再拜門下以薰盛德之餘光且希其有得於遊觀之激發教以送去伏望俯與其進也使之給使令之役而加之叩兩端之教則非直爲渠之感幸乃父之銜戢也萬萬其在不倦之道亦豈不弘且大哉區區祈懇之至自餘伏祝爲道保重以慰士林之望

上洪梅山書 庚戌

宗邦無疆惟恤亦無疆惟休普痛咸慶況喬木舊德

當復如何恭歲序更新伏惟道體起居並膺康泰欽
仰景泝日以益切小生病伏郊門所謂偕異猶未克
自如甚可恨也思菴集重刊族姓寒微有意未就者
積數百年于茲何幸先生以繼開爲己任而无有所
深契于思菴者今當倦勤之時不辭勞苦撈拾逸漏
親執監校遂至於鋟誨微族旁招所識亟圖剞劂其
非尊德樂道體當得程朱之遺規何以能及此也小
生一家之銜戢相慶私事也不足謂也大人君子之
盛德弘道庶乎見泯於後世者幾世以俟今日而爲
不惑哉凡今之仰德懷義者非直爲古君子與歎觀

感於函席尤萬倍於前日則是亦不出家之成教也其在斯文世道之爲幸詎有窮既且許跋文云其所以發揮前輩之未盡闡發以詔久遠寔往先生財幸之如何耳不須煩瀆去年春敬修一書使子源弘拜納矣尚未蒙下賜答至今惶恐踧踖如負大罪終身爲貧病所使雖不能勇晋親炙此事亦非可已而已也如之何則獲償其區區至願哉更敢不揣猥越謹依劉靜菴書贊之例今復齋沐上書伏願承教幸不以未嘗供灑掃而疎外之特憐其窮鄉昏愚且兼疾痼果欲用力而力不足底情私俯賜手教則小生之

感佩何以異乎面命而耳詔也

## 上洪梅山書 辛亥

謹伏問辰下道體康穆造詣益崇浚瞻慕尊仰不任下誠之至小生抱疾既痼難以恬養責效每欲一奮身趨於函丈之末供灑掃獲親炙實銘鏤於心者而自力不能得撫桄長嘆將如之何幸玆志氣不由他氣血俱病而乃若所憂則有之敢不避猥越己酉三月敬裁一書使子源弘拜納以修替候起居之禮伏自竢罪未蒙下答徒以增尊嚴之畏顧惟愚賤反敬不足安敢望降屈德音每玫聖門問答師門上書則

亦有所不拘焉肆又庚戌正月因三從弟頤休僾復
上一書井意在得君子之許于世也未嘗不欲從事
而求益則日望盛教不翅飢渴迄又未之獲奉固知
命也然左右之觀察初未及夫所由所安則仁不容
去之亦必不以品下而遽絶矣其或無言之教有以
警發之嫩然予貢猶未能領會於片言況其下於予
貢萬萬者又可以離了言語文字而亦能感化於千
里病伏之地耶何幸獲處於陶冶之中雖未能也誠
欲竭力以隨魯狂之後也思菴集形禁勢格尚不得
就緒私切悶歎昕副跋文一門宗族並受不貲之賜

矣感餽雖容而畧有一二懵晦處冐禀于別紙俯垂
規誨千萬至禱
先生下德業 恐改道德
習子下六峯訥齋 恐先訥齋
能正下退溪花潭 恐先花潭
向能下斯焉 恐逸
取斯下如魯之君子哉稱人之善而必本其父兄師
友厚之至也 恐逸
水志下在 恐改切
而若下考先生 恐改夫

篤論下名義 恐改道學

榮敬下題 恐改書

右九節下字未知其盡是輕重義在其中訥六花退後先亦有斟酌意否竊伏想稱停權度必不偶然而愚未能覷見伏乞垂諭

瑕瑜不揜短長相補以文義觀之皆貶意思而以聘義夫子答子貢問玉語觀之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其亦或有有為歟

思菴集跋右思菴朴文忠先生遺集原續大編嗚呼以先生德業事功為百世所宗仰而文獻盡逸於家禍徐公必遠始以府尹剞劂於全州者不能十一於百千而又板毀無傳為士林所慨恨訥齋後孫頤休旣重刊訥齋集又蒐輯先生遺文古事並原集

將八梓乃屬亘爲述其事嗚呼士有三不朽而德
功言之並立爲難以故尚論者必道德名節文章
事功兼有而不偏方可謂備矣若先生妙齡求道
傳習于六峯詠齋就正于退溪花潭又從栗谷牛
溪講論名理雖尊賢取友陶成熟德而苟非先生
天資純粹可以大受亦何能斯焉取斯如魯之君
子哉稱人之善而必本其父兄師友孚之至也夫
以石室序其稿推陽銘其墓發揮引重無復餘蘊
詎敢贅一辭之贊乎蓋先生至行天植居喪盡禮
如高柴顏丁從之黜權凶廓清朝著如徐華亭引進
善類共獎王室如司馬涑水志在君民責難陳善
如陸敬輿謝世長往没身嵫蔗如范景仁文章在
先生爲糟粕而亦原本經術非務采色夸聲音者
比也寂寥篇什出於斷爛之餘若未堪爲不朽之
圖然德功俱立言在其中詎可云三者之不備哉
贍成德達財終古以爲難雖名卿碩輔代不乏人
或瑕瑜不揜短長相補槩由於學問功小氣質用
大而若考先生言行事業粹然出於天理之正而
一節終始有本有末歷選　本朝廊廟惟先生爲
然嗚呼吾東蔑貞之禍至己卯乙巳而極矣逮

明宣盛際爲髦髦者誦法洙泗淫建人倫羽扶上庶民親於下人到于今賴之者卽先生與栗牛首賢倡率表準之功而先生爲士類領袖故厥施溥博如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謂霖雨之澤而不知出於山嶽之助爲乎可哉斯集也雖幸得傳於世而猶未足以盡先生之所存然後有知德者爲倫名義風節之所由本而扶植斯文世教於無窮則先生之功詎有旣哉顯休於斯集旣次其血誠如此不佞又以托名爲榮敬題下方而歸之上章閹茂夫之下澣唐城洪直弼謹跋

## 與宋士奇 秉琦○己未

某頓首再拜言肇夏趨慰尙不禁餘懷菀愴忽復秋屆庚癸甚苦伏惟哀體支福感時追慕不以傷懷仰禱之至某旣老且病頹憒日甚外他碌碌無可言而五月伏承文簡先祖 恩侑之命私心感祝無以容

諭先丈手筆今復盥讀彌增忉怛只四紙遺漏則可惜依教封呈而其一兒子輩以尊閣之意業已貼之簡冊撤而送之而見今裁割殊甚憮然校畢本曾還以賜惠用全景仰之誠如何

上洪判書 耆燮 書 己酉

拜誨幾年間候何時非誠不至勢固使然尋常悵慕其何敢瞬置而息懈也謹伏問和煦台體動靜神護康福令胤大監侍奉安寧顔色之瞻眷誼之感十年如一日矣仰慕且祝下誠勤毖旣又無緣朢履無欲齋沐裁書以撥起居節不敢猥以姓名妄通於當世

大人之門也近又思之貴賤之相截雖嚴亦不可但以畏敬而掩舊恩明矣謹以衛武蘧王九十七十功益進德益修北向拜陳莘而應神明之攸佑則豈不拱賀萬萬也下生挽近經歷百變滄桑貧病相守絶意於四方付身溝壑只自甘遣下生之子源弘生長僻陋全不識方向庶希其遊觀之有得教以晉拜軒屏之外竊恐其懾於嚴威而罔知所措有犯罪戾伏望矜憐其癡敳頷可而進之使之仰瞻盛儀如何因其行而敢候几杖自餘只伏祝爲時益護以慰俱瞻

## 上洪判書書 甲寅

幾歲依仰之懷不敢輒貢候敬盖以僭瀆爲咎等威難犯每獨念昔者秋城拜違屈指於今十有六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區區窮切惘然伏惟兹者台候動止萬善渾儀茂膺百福下誠仰祝未可以涯待生一病二載肆不殄神明之恤尚保殘喘亦不隕其好生之德幸也而狷介之性矯揉萬方終不能回迂疎之守用力既深自信愈篤以此數年前撥取前郊閑曠畎畝囂囂亦足以爲樂而難以追夫溝壑之憂蒼蒼者使然爲之何哉南俗不古多積以爲富不求

多文嘗慨然與知千同志設契貿冊雖不能將造繼開之域亦其一事則庶幾爲萬一之助其克有終唯後出者在初以廣取天下之書以資南土鄒魯之有才無籍者爲計纔致得三百餘冊若過四五年無慮爲數千卷而至若 國朝典籍想有所體重難可以私力悉備其在 朝家本意廣布壽傳之籍則或可一二下教縣示遂及求取之方耶 璿譜即臣民所當不可不知而無路奉審或有謄本而未免傳寫之錯誤謹嚴之地實難寓目幸有舊秩弊實尊閣中者一秩下賜如何賤息輩年長學疎使之絕舉業久矣

性益昏習益長間以爲門戶見請愚於乃爺甚也其亦悲矣有是子而奚詎望其歸爲也竊爲其經歷世故結許之渠既入都安敢不一拜候於軒下因其椽鼓俾微誠而貪病餘縷絕意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切欲有時替書伏候又恐不合時樣有意還縮者屢矣幸寘之洪造而教誨之千萬懇禱

與宋景淳 欽純○乙巳

省禮向晉數宵之辱雖謂之穩猶未之盡焉歸路悵悵身來而心不來也伏惟肇寒侍餘制體神相萬支諸儀俱得平安耶嚮風溯仰遠誠不任某枷吉入峽

尙此滯霄丹崖翠壁其或不屑而拘之耶抑亦愛我而挽之耶自慚不得於仁知墮在塵臼不能出一脚進一步也柰何

與宋景淳 己酉

每年一晉期以爲常前歲一錯雖是無妄有若造物之巧戲訖用歎咄窮沍惠覆花辰落案雙手擎讀稍可慰一塲失奉之悵何等神爽也彼時安節屬之過界暮春者謹伏問太碩人氣候康旺侍體棣樂俱膺休福知非之工透得夢覺關閒已久矣想有以過得善惡關地步愈闊何用問道於擿埴也然問寡問不

能古人所難而執事能之此心足以適道也且教以勤課兒曹爲消遣之資云惟斆學半教學相長則此莫非爲學之一大端也聳賀且覦無以自容季氏洛駕利稅戚兒親事安行耶未承某氏結查之示及戀戀殊深某冬病于峽春委於家神耗凋索信乎蒲柳遇秋先落理應固然則無足怪者而其或招聚散魄溫理舊業庶幾有以補冬春之悠泛歟近見抱兒其添丁雖云可喜産婦不無餘祟憂冗以度尋常尋數尚未暇及素是蠢愚冥頑者其何以不講而能敏悟耶豚兒亦屯蒙無知終有扞格之患常以爲矜渠欲

觀國之光爲其或有得於遊觀而激發之先使命送
排上凡百持己教若童穉隨處善導如何

與宋景淳 己酉

省禮 國家哀慶幸普同情謹伏問酷寒太碩人氣
度萬旺省餘服體神護衛重春間遭慘聞極驚怛以
若慈愛何可堪任而仰以慰慈念耶重爲之悲愴疹
憂果皆善經耶阿咸親事凡百吁望云仰慰仰慰第
審晚而味道直到頓覺而更不別處去云何其壯哉
何其躂哉一變至道要在於精思力踐何患乎進步
也大抵所謂道也易之則易難之則難難易俱在於

一心公私之間也登高必自卑沿流必尋源循循不己則雖不能優入聖域亦不遠矣相善之至不覺僭越言之至此幸勿以是深罪之更加勉之切企切企

某莘無他擾而生平所工食色名三字終未到不貳地位誠是強賊從今以後猶未知幾度血戰而可至乾淸坤夷之界也苦哉苦哉往年失奉留待今冬此猶未之果吾儕盍簪亦一關數悵如之何

與宋景淳

昨冬行未到數舍而止竟失一款雖勢使然暮年懷惡去去有倍忽復春半謹候壽闈體節茂對康寧省

度增福渾儀均吉仰祝且泝日夕勞止親年益高生事寥落晦翁亦嘗云爾况餘人乎前年大有挽近所罕則幸無事育之憂耶高名道剡寔出於望實俱隆已不勝公喜而私慰尚寥寥無聞信乎末路人心公不能勝私也此何足爲有無於座下也爲九耋侍下知舊之望豈或無懸懸者此亦天也何足係念也某身病膝憂濟消瘖鑠長時不濟年雖不及座下其衰頹則亦已多矣奈賦命之淺薄何大兒又作非分之行瓢步徒涉無往不病却不顧乃爺之惟憂又不恒自己之疾苦潦倒於時俗犂牛之子安敢望其騂角

也老去情懷自不禁憐憐也拜候日俯賜頂門上一鍼如何

與宋景淳 癸亥

炎涼驟變秋且將半伏惟感時追慕何以堪之神相孝思體力支勝初朞計亦不遠如新罔極想難爲懷也然俯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左右賢閤患候間占勿藥否亦切仰禱初夏所承惠疏尙尊閤丌上用當朝暮敦誨藏戢可量然其輒加道體等字自顧悾悾豈有所謂道者而若固有之受而不辭近來朋儕間往復往往用此不近情底稱道隨處懇辭已不勝汗

作豈謂相信如高明亦用此等語也非獨貽傍觀之
笑竊恐識者議高明所施之非所宜也晦翁嘗爲歐
陽公學道一語之受人疑謗而辨之然不下一學字
而直云道則永叔之所不敢當而晦翁之所不宜辨
也亟推斯義後賜記府之存剗去過情之語更垂近
裏之戒千萬至望靡敢爲備例之讓其奈自欺欺人
何更乞下諒焉某長夏淹病暑泄也牽引也流注作
痡也出乎此則入乎彼籧篨半戚施半幾乎廢棄正
値秋風庚可小甦然尚圉圉不能振作外他冗瑣付
迷督口達餘惟節哀自重

答宋景淳 癸亥

雪臘擁爐萬緣寥落際拜嵩兼蕙疏始覺聲徽流通有非川陸阻絕謹審至孝哀體動止不以高年執禮有所欠損若非誠孝所感何能乃爾區區伏慰第其閤患之久未復常貢慮千萬聞今年飢荒八域所同而邦上恐未免尤甚饋奠凡百想不能無憾於孝思爲之悶惻殆食息罔弛親喪固所自盡而亦不曰稱家之有無乎有之則三牲五鼎可恔吾心無之則溪毛澗血亦足以薦誠恐不必屑屑於豐薄也爲親爲己初非二事恒敬以爲主守約以爲度爲善必果思

貽令名是爲活孝也終孝也斯義也卽左右之素所服用應不待鄙言而知所以爲力然休戚與同之義自不知僭妄而仰勉至此可諒之否某去月自桐谷西華歸來昔疾復作寒夜數泄決非衰頹者所可支遣頓無陽界意味而長房孫兒近經順痘是甚奇幸惠柿鄙邊稀貴之物物意俱珍雖極銘謝喪家果品每患不足何有餘料及于遠地耶還用不安而顧是仁人之賜可以助祭先之需且感且荷無物可報只以珍島藿五條忩冒仰呈用以滋蔬菜之味如何

與宋景緯 欽絅○乙卯

久不聞問徒切懷仰去冬得伯氏書乃知沈宅令愛
奄忽殀逝驚悼殊甚伏惟慈愛隆深悲慟沈痛何可
堪遣竊想爲慰慈念深宜節抑是所區區之望也經
歲有日受問侍餘服候茂膺多福胤玉昆季安侍善
課否仰用懸禱某三年之病摧鑠我十年氣血而精
力日衰大抵冈冈如夢寐間度日耳人間事不得經
紀遠負夙心俯仰愧嘆而已曹錫雨之愚妄有甚於
乃祖淑慝之別業已久矣不能捨乃祖之罪而反以
彰之爲夏望之不肖也亦已足矣儒疏與　南堂處
分之顛末詳細示及如何

與宋景緯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伏惟比來純孝感格體力支勝諸儀均迪暮年居喪自有禮經大訓慎終之情雖聞於寧戚念始之義宜節乎致哀千萬自愛無至傷孝至禱至禱某於年前趨造廬下未得攄慰彼時憂懣尚往來于中如食物之不下也某窮陋如昔而無善可記第待秋冬之交當圖晋慰而衰朽人事亦何可預必也

上地主洪柱應書 乙卯

積雪窮巷屈塵左顧有非微賤者所可當況薄暮返

次徒御勞頓滿心戰灼不可銜戢謹伏問窮臘政體動止候要若何考課居冣公私兩幸下誠慰賀尤不勝千萬民沐浴風化足以耕鑿爲樂而賦命淺薄積病旣久百恙交攻寢是食小泄數里閈出入亦不能以筋力役身世兩忘業有年所閤下詢蕘問野雖出於不忍獨遺一物之意不知抑何所聞而不以卑陋窮孏至一無見聞萬無肖似之孱瑣癈疾者斆顧以愚分已極叨踰則禮宜卽卽追謝不留時日矣何敢輒飭一詞之僞姑爲稽緩上干違命之誅下逑近名之謗病證實迹雖已面達反復思惟益增惶懼先使

子姪控訴衷赤祈蒙洪造以安憂端之情若寒威稍僻餘喘小甦敢不速圖所以修敬也

上地主書 丙辰

春令受序淑氣方升伏惟比日視篆動止候茂膺康泰下誠頌禱罔有窮既氓里貧賤苦乇之分勞之力何幸大德施且不貲寒門瘦妻得以免提甕歛歲危命亦不至塡壑此誠平物我合內外之大爐鞴也彼飢飽爲向背狡猾爲伎倆者何足道哉螻蟻私情悝感踰涯圖報何所民獲依庇冒服恩特厚宜卽小蘇而病與齒添荐罹災患子婦死產久陷危關愁亂度日

憂稍霽身稍健準擬晉拜而萎衰者進止惟氣力命是聽不敢預爲之期

上地主書 丙辰

王宇金風瞻慕倍勞謹伏問間來政體萬護起居增旺麻田事傳聞足令生疑動靜果何如張南軒嘗曰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在此本爲敬工夫說而於處事上亦不可舍此做去只以是仰禱區區民七八月間兩度楚痁雖屬過境羈前蕭柳振作不得自憐奈何

與洪光州在應 丁巳

僉世不偶一面亦幸况爲官民見相孚者歟地遠跡阻無緣更接聲塵每西向瞻仰只切懇懇之懷伏惟和煦神護體度髭髮勝昔年前行遺是風津薄驚拂亂其所爲初非孳自己作因不失亨無乃王汝于成歟遂蒙　恩宥云詐應先咷後笑感祝無比仰賀仰賀某渾是一箇陋劣如何提著云喩但貧病相守堪憐寄世之無益也家督妄作觀　光之行甚矣鄉曲僉僉往亦可得得亦何補十寒一曝難以回惑姑任之爲閱歷世故以希其自得當即拜候矣幸或矜其愚而牖其迷以續前日未盡之化如何

上地主金在獻書 丁巳

病伏窮巷祗切欽仰忽伏拜下書誨諭勤摯實未知何由而致此惶感居先慰不可以自容謹伏審比日政體神護動止康穆下誠仰慰之極民沐浴風化𢀪以耕鑿爲樂而賦命淺薄積病既久百慈交攻近又添滯泄蛙坂蠢動頃刻遺失千萬不圖陳接禮吏所告即以實形諭及矣今又手命鄭重遂至於同院後承圍會修舊之意須速甚勤此實人情體禮所不可慢顧以私分榮幸感戢无極叨蹦義當趨參於祇謁之後隨諸執事後備奔走之不暇何敢輒飾一詞之

僞姑爲稽緩上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反復思
惟益增戰懼將使迷子控訴憂慊之情先以仰謝祈
蒙下諒而仁恕焉

上地主書 丁巳

奉 諱如昨 因山奄過普深痛隕如喪之初伏惟
喬木舊德益復罔極矣謹問比日政餘動止一道萬
安等第居最實是州民之福下誠欣慰不啻千萬竊
伏聞近又捐廩爲鄉飲之資此禮政教之本也聖人
務爲夫子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豈空言
設哉州之人士非不知此禮之義大矣求知之不如

好之好之不如行之然有其禮無其財君子不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不行也行之之難不其然乎從前往往說到而迄未成一副當規模者良有以也今此嘉惠寔挽近罕有底仁政也聞其風者已不覺尊讓潔敬之心藹然于中後之見禮行而俗成者當復如何哉始信士大夫之爲政先於作興之方也攢頌之不暇只恨生世之已早也民化中將息既病且衰輕健時恒少只自憐憐向日哭班行準擬趨謁祈贖暮春者違命之誅兼承宿契重新之誨八府之日獲聞賤名濫厠於薦擧尿此萬萬不當誠極駭

怪矣顧人微跡賤居又僻陋未足爲鄕人之燭照馴致爲一失於大公至正之政體渠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則豈可謂冥然不知聲聞過情之恥乎私竊以爲違傲之罪屬之既往知不可追也冒瀆之譏在於方來則其不可貳過也審矣所以半晌踧踖卽地徑歸終有所惶愧者敢替書仰陳乞蒙仁恕焉

上李通川 章五字○戊申 汝亮

昨年二月姪子源忠國都之行既敎之卽造門屛摻起居節未及修上候儀勢有以也悵悚底懷久愈罔措望外不辱賤惡先施下書而記存惶愧不暇銜戢

旋切奉賓案上時一莊讀儘是古家風度寬厚廣大不以世道而汚隆也重爲之讃嘆不已伏惟庚熱靜體動止對序衛旺眷下均福北望馳仰不任拱禱之誠下生孤露餘喘且昧攝理貧病相仍謝絕天下事只去得箇靜字爲終身計桒有年所豈非命乎間或有人自𨚗邊來則未嘗不慇叩安信而第其行止有違賤料其不屑於劉雞而然歟斗祿之不欲羈縻而然歟除非世與相違而有如是也遠地情私不能無黯然興懷憑褫上候亦足爲少伸替拜之悰而遐鄉深村足跡罕出於庭除之外賓客亦稀役𠏉不易得

計未之遂只增瞻悵

上李大邱 章五〇甲寅

積病餘生僻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無時顯晦殊道
徽聲于門下亦已難矣伏惟載陽體度萬旺渾儀增
休前年高第太公之晩達尙有以佐治天下比其年
則早爭幾何竊伏想平日以濟時及物爲意記昔永
平館講舊砥石江淸遊嘗有所參聞者矣君臣之契
有志必感若是其符青雲路開將有以展布芻蕘之
相賀四涯搢紳之共悅可量即欲修咫尺之書以稱
慶之不暇顧以窮悴孤冷便亦無憑因循前郤以至

于今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世下生再胙年病㾓迄未成完樣固陋無庸濫然何傷始也揉染于家庭既長幸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妄竊以爲有爲也自度偏滯之質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疾苦心志凋零頓然無復當世之念是可嘆也然士大夫立朝致君堯舜使耕鑿者不知其力則已不勝顒顒之望迷兒爲其涉驗世故許其托舉業而上洛一拜之禮渠亦所願幸須俯垂不屑之教也耶

## 上李大司成 章五○乙卯

此地脩竹千竿知愛者幾人前春此君消息下問於兒子仍特賜下覆命辭懇到物固非俗第其愛物之仁藹然非不見主人而徒尚清致者之可及也無限慰感尚銘在肚裏伏惟新元台體靖頤康福眷節純禧年來 恩命之荐沓乃春秋之世祿官嗣兩得其義則慰人欝望況在世契之末欣賀曷喩然因其吉慶旋懷兢懼此誠聖賢處心行己之大道而在左右則喬木乎社稷著龜乎廟堂矣自任不輕則豈可預料其後難而含回前之可為也將必樹立萬仞而不没於頹波之中矣尤不勝懸仰世下生纖弱之質自

經重病頹楊益甚蟠縮龜藏不敢以久客人間有所自期昔年與姻于同志設為書契將以資後生之茂才無籍者而第其　國朝典籍難可以私力求致或可一二下教其方耶迷兒妄生愚意覩　國之光亦學未優使然幸教頻近門庭示同子弟以時提醒千萬伏企何時復戒南轅則臨流為烟波之吟登山為猿鶴之驚歟拜欵無期只切悵悒

### 上李參判 辛五〇戊午 末傳

元子之慶尤愈蹈忭在野尚如是喬木世家儻復何量地步覺闊不得歲修尺紙之敬悵悚徵懷不出于

頒伏惟窮臘台體動止對時萬旺眷儀均休淸名盛
德衆望所歸諸福不待祝而朋來也伏用顒聞世下
生病于膏肓幾死者三年謂生纔數歲蒲柳殘質幾
何而不凋落哉生之先祖文簡公與准菴金文簡公
庭食之語始發於 正廟己未 親製賜祭之文初
若曰 太室庭食禮重且觀終 若曰獨有未遑
大享庭祫夫從享至重典也而以若 正廟之聖
德大知酌之以義理參之以典禮丁寧告戒至於諄
複 國朝之禮豈有以加於此哉 朝家尚無修舉
之議豈非欠典子孫迄無控籲之道寧不齋鬱明年

卽　溫陵復位之再周甲也每當己未　致祭於兩
文簡有若常典然從享一款尤不可不一言仰籲也
茲敢不揆檮昧妄構一疏使兒子齎送文短辭蔓恐
不可遽用於　上徹文字幸伏望俯垂矜憐痛刪筆
削而裁之使之牖迷而　上達至於修擧則豈不有
補於　國家萬億年翼　冲保社正名之大倫大綱
也哉此非私事實有關於　宗社大計則亦豈非座
下之所當擔去做去者耶千萬懇禱之至濫蒙恩庇
干瀆至此皇恐皇恐

苉皐集卷之四

芚皐集卷之五

書

答朴善耆 桂浩○乙巳

某頓首再拜言索居懸德無以自慰忽辱手疏奉讀屢回不覺心開而目明感篆不已謹審近寒甚酷侍餘哀體無損渾節均福誠叶伏祝不任洸豁第昏弱之質抱病成懶悠悠度日其不進者安得不退乎常自憐悼書中稱道何其過當耶恐非朋儕間實心相勉之道也還增惶恧但哀執事以朱宋二先生爲期希甚篤非勇於知行不可能也且想其讀書窮理吾

黨間觧有其比中心欣悅庶幾有以得蘧廡之盆然惟知奮發忽於用力則恐與都無意嚮學者卒無以相遠要加勵志於真知實踐之地如何俯詢太極諸說旨意精深浩大以淺陋識見許多義理包羅不得譬如決水於龍門而欲以一葦尋其源流其亦難矣然其屢日沿泝之餘若或有得於涓流之末則豈敢自隱於相善之地也茲敢不揆狂僭略陳舊見稟及條列如左恭竢斤正因以為誨諭之資且弟家書籍素無蓄貯舊物散秩摠略干篇屢經火災或借於人見輒復還遠之前見見遺新知不加每自思想疑晦常

爻後之往復必並以見載冊子投及幸甚

問目

太極圖說五行之性是指本然之性歟氣質之性歟朱子曰天地之性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之事此言則乃指氣質之性而尤菴則以爲水火木金土之性不可把做氣質之性看二說不同何歟

太極圖說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之性字就妙合之中專指其理而言此各一太極也本然之性也朱子曰天地之性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

性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之事此乾妙合之中而渾淪言之則兼理氣也氣質之性也尤翁以爲水火木金土之性不可把做氣質之性看者指各一太極也此互所就而言之不同也

邵子之言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朱子太極圖解曰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何歟

天地之先體未嘗不立天地之後用未嘗不起而邵子以太極流行爲用以二氣對待爲體氣爲用形爲體也朱子以太極爲體以太極之流行爲用只是互論體用之義也

程子曰陰陽無始而圖說中葉氏註曰截自一陽初動處云云者似涉乎陰陽有始恐是措辭之誤歟且動極而靜靜極復動而復一字或有別意歟抑示其流行無窮之意而特下復字耶

葉註審於坤復之義則庶幾得之消之終即息之始於循環之中分析其未生已生何用致疑於措辭之誤歟靜極復動之復字其流行無窮之教得之矣

邵子曰心者太極朱子曰太極理也合此二說而觀之則心是理也而栗谷則曰心氣也三君子之言雖有不同必有所主而言何以明其然也

邵子說指何書而言耶朱子曰太極理也栗谷曰心氣也此二節竢百世不惑之定義也豈有所主也

朱子曰太極有動靜栗谷曰無形無爲而在靜在靜者理也二說不同何也愚意朱子指此理之乘氣流行者言也未知是否

太極固已包動靜而爲動包動靜而爲靜包動靜而無爲體也靜也理也爲動靜而流行用也動也乘氣也朱子所謂有動靜栗谷所謂在靜殊途而同轍也

或問曰南軒謂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朱子曰不是後一段朱子又曰蓋靜卽太極之體何也

南軒太極之體至靜云者只以動靜爲太極之體用
朱子之不是也盖以是也朱子靜卽太極之體云者
盖以爲雖已包動靜其無形無爲而在靜之靜爲體
也
陽變陰合註曰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
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由是觀之則水
是太陰木是少陽火太陽金少陰而後段又曰水
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
極盛之陰此與前段之分太少陰陽不同何也
冬太陰春少陽夏太陽秋少陰以其否泰而言也水

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以其相根而言也前以行之序言之後以生之序言之

人之心性固有太極陰陽五行之象而獨無八卦之象愚欲以喜怒哀樂愛惡懼欲八者當之未知何如且喜怒哀樂愛惡懼慾似是八情而前輩皆闕一而稱七何也

人之心性固有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謂之可也心性何嘗有形象若又以八卦之象象人之心性則六十四卦亦何以分屬耶七情則先輩多以喜怒哀懼愛

惡欲目之約而言之則四端也合而言之則好惡二段而已也樂者喜邊字不可謂之闕一也

心經反情章註孔氏曰反去情欲陳氏曰復其情性之正一指惡情而言一指善情而言何者爲是陳說似長耳

家禮神道以西爲上而主人不立西階必立阼階者是不敢當尊之義歟抑死生異尊之義歟阼階乃主人之位本不是尊位不敢當尊死生異尊之教自解不得也

唱喏安置點茶等說可得聞其詳歟

唱喏語錄註曰敬聲下爲上尊敬祝願之聲喏字漢書兩手垂下作揖之狀河西曰喏音若唱喏揖也會成相傳云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唱喏者引氣聲也又曰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喏猶存獨官府升堂公座皂輿排衙引聲稱揖豈非唱喏之謂歟司馬氏居家雜儀子與婦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註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此卽禮之晨省也又既夜父母舅姑寢則安置而退註丈夫唱喏婦女道安置此卽禮之昏定也又按卑幼之於尊長亦若是矣點茶儀節云注湯

水于盞用茶筅點之耳古人飲茶用末所謂點茶者先置末茶於器中然後投以滾湯點以冷水而用茶筅調之又今人燒湯煎茶葉而此猶云點茶者存舊也據此則可以知點茶之意而今人祭禮進熟水亦可謂代點茶而存舊之義也歟

擊蒙要訣時祭設饌圖皆用五色或三色而家禮俗節註大祭用四味小祭用一味何也以其祭有輕重而品數亦有不同歟或用陽數或用陰數亦有所以然之理歟餘不能盡記後便續候仰質

家禮時祭具饌果六品蔬菜及脯醢各三品餘則或

一或二要訣某五品註貧不能辦則三品亦可餘則或一或五或三大全朱子答葉仁父書曰品味之屬隨家豐約退溪曰祭禮隨品可也又云稱家有無按祭有大小輕重之分饌亦隨之有豐約之殺其陰陽之數亦未之強解也

第孤陋寡聞偷閑習懶年過半世學不知方其於性命理氣之說何敢容喙盛意難孤敢以仰陳其可不從後俯教焉且緣擾擾筆亦荒雜亦甚悚仄

答朴善餋 丙午

某頓首再拜言雪深荒野窮居意思惟氣味之相通

是求際承辱疏備審役時動靜其慰何可量也日月不留於孝子之廬荏苒已新春伏惟侍餘孝思益復罔極氣力能無致損濕節百福憂戀之誠不任勞祝翁孤露餘喘逢春多感心緒擾擾不能定眞但幸無他故向疏誨諭至今圭復其所以慰撫而奬勵者有踰於尋常感歎之餘復有所慶於私心者近來知舊立志不尚安於怠棄書疏及面罕有及於此等講論者吾道之蔽塞寧復有甚於茲者乎今哀執事獨能志於上達雖其自謙之過甚須人之太勤足以見嚮道不已之盛心也忝在朋遊之末者亦將與有榮矣

與有益矣何幸何幸至若惠規治病之藥恐有所未察於愚陋實狀致此誤劑之失也蓋附藥之美料而投之於陰虛其必責效耶弟之病病在心腹已三十年于茲矣不可但以勤篤二字攻之也奈何眞知實踐教以爲豈易言哉眞知實踐自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眞知如此則實踐亦如此那一事眞知如彼則實踐亦如彼積久浸漸畢至於浹洽通透也然其遠近深淺只任稟質之淸濁用力之勤慢不可止道生知安行然後是可謂眞知實踐也傷虎喫蔘之知以執事誠敬之工固已有以驗之身而多於人者

矣謹因俯詢妄陳理氣心性說是何敢自信也先儒云不言何以講學弟信此言而亦欲畧陳班窺以顯俯以正之其條凡十有二而印可者八而辨者四云印可者皆大節而且多可辨者皆小節而且少大旣合則小豈無合同之時也第其不以已能而忽人之愚不以已長而忽人之短終欲切磋以求洞澈者古之君子亦所難能而執事能之如非處心公正虛己愛人之鴻量其何以到此幸甚幸甚又抵講論道理若有一毫私意之間其間則分開拖引之際易動得殊異之萌如或審於此而戒之過則亦易流於苟同

之失矣只欲效切偲之道敢於聖學始終圖及可辨四條間或竊取經傳而證之仍小述愚見附左仰復以頌承教幸伏望勿罪狂僭明賜開惑焉

聖學始終圖　敬（致知 力行）誠

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徹上徹下之道而操心之妙法也衆善之要領也然敬非徒敬又須循是以進工致知而明乎善力行而踐其實一念之萌不敢欺罔一事之作不敢違越銖累寸積日就月將終能有以合內外之道平物我之理而至於明通誠立則自然嘿契於一貫之妙矣學到此境

則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間左右逢其原造次必於
是無入而不自得焉舉天下之物不足以羈縻之
也安得不快活是乃成德時節也希聖地頭也亞
吾夫子所謂聞道者其不在茲歟是蓋柱浩之平
日用力處而非曰能之願學焉者也倘不得罪於
聖賢歟願垂抨鑑焉
誠敬二字程朱二先生發明精詳無復餘憾矣後來
諸儒說雖有淺深得失哀執事博約之工想能研究
熟玩於讀禮之暇何苦與聾瞽而論其視聽求第其
奮發之勇超然有人不可及者欽仰之深不敢小有

隱於執事之前惟執事不以疎慢而斥之矜其愚而終教之也朱子曰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卽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其誠乎又自不妄語始）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朱子曰程子於此（敬也）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嘗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用力之方矣又曰敬者一心之主

宰而萬事之本源也據此數節而究之則蓋實理者自然不假修爲者也此則天之道也聖人之德也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與天爲一之道也以此誠字實之敬與致知力行之下則誠之義大有欠闕又以聖學始終圖標題而以誠係下則聖學之始終亦倒錯矣實其心者勉而爲之者也此則工夫也未至於聖人者求至於聖人之學也大學之誠意所以在致知之后然致知之時誠意之工未嘗不并行於其地則誠之係力行之下亦不渾圓矣敬字朱子引程子及其門人之說而證用力之方指

其知用力之方而爲學之始稽其實用力之至而爲學之終至以謂主宰本源而爲無一息之可離無一事之可忽其於聖學之所以成始終徹上下之至要也審矣然以此而置之實理誠字之上則敬爲無實之工矣置之實其心誠字之上則其序次似甚精密然而亦不無偏重之病矣程子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蓋誠敬二字究其本義則誠無修爲敬則用意也誠先而敬後言其用功則相須而不可作先後看若作圖子必以本義爲之當渾圓的確矣若以聖學始終爲目敬一字足以發明而心

經所載精且詳矣又欲以用功而著圖誠爲實而敬
爲閑邪之意爲之如何弟於此二字上既無精熟之
素領過至此非徒易致差謬辭氣精神不能無所撓
箬然哀執事平日用力必於是二字云八道既正希
望甚遠自不知獲罪於高明聊以貢擇狂之資伏乞
垂亮

間目凡十二條其正合者八條其可辨者四條正
合者姑寘勿論可辨者更爲條列如左望須回教
焉

第四條太極理也心氣也此二說固百世不易之

定論而但以心者太極之說觀之則邵子以理言心粟谷以氣言心其以理言者無乃指萬物體統之太極而言歟其以氣言者無乃指此理之流行者而言歟愚所謂各有所主而言者正爲此也心是統性情者則固兼理氣也恐不可專爲氣也未知如何邵子之言愚亦見之已久未詳的在何書似在於周易總目矣

按理氣二字誠學之頭腦頭腦之見合何幸何幸第其同中有異者不一喩曰邵子以理言心粟谷以氣言心其以理言者無乃指萬物體統之太極而言歟

其以氣言者無乃指此理之流行而言歟愚所謂各有所主而言者正爲此也心是統性情者則固兼理氣也恐不可專謂氣也云云夫於理氣離合之義潛心翫索則此等議論不必多辨矣邵子心者太極之論向以未詳仰復尚未得見輯只就周易總目而考之有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朱子解曰其中白處是太極又曰萬物萬化皆從這裏流出是心法皆從中起也若以是而謂心者太極則蓋以其從中起而言也非是心卽太極太極卽心也終當欲以此說而仰告矣審己詳研

則想不待鄙辯而叟有以加察而得之乎以理言心與其以理言者無乃萬物統體之太極之論恐非邵子本意也以氣言心非惟栗谷然也朱子解明德註曰心者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據此已可知心之爲氣而非爲理也以氣言心與其以氣言者無乃指此理之流行云者亦恐非朱李二先生之本意也第其各有所主之驗非不停當而其於所趨似或遊騎之出太遠而不知反也且心是統性情者則固兼理氣也恐不可專謂氣也云者亦可謂詳密然心性之論無以異於理氣之辯單指則心自心性自性

理自理氣自氣兼指則心無無性性非心則無所依著氣無無理理非氣則無所依著然各有所主命字不同性固理氣之合心固理氣之合而剔撥分屬則性屬理心屬氣渾融言之則性者理之乘氣也心者氣之該理也性不可謂之氣心不可謂之理則於性不可不謂之理也於心不可不謂之氣也且性謂之理則不及乎氣矣心謂之氣則包理在其中也

第八條人之心性固有太極陰陽五行之象此象字果有病謂之理者甚當敢不虛受速改乎但不可謂徒有太極二五之理而無八卦六十四卦之

理矣蓋嘗驗之此心之渾淪純粹者其非太極乎此心之動靜有通有復者其非陰陽乎此心之具仁義禮智信之性者其非木金火水土之理乎既有五行之理則不得不有八卦之理既有八卦之理則不得不有六十四卦之理也比之木則自根而榦自幹而枝葉也比之水則自源而匯自匯而派流也康節詩不云乎須知一本能雙幹始信千兒與萬孫若謂只有太極二五之理而更無八卦六十四卦之理則便是無枝之木也無派之源也其可乎若謂六十四之繁多而不可湊合於一片

之靈臺則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邵子所謂一身還有一乾坤者倘爲虛語而歎余未識能於日用動靜酬酢之際有以嘿玩而體認焉則自當有獨知之妙矣不可力求也栗谷易策所謂求之於心術之動得之於精神之運者蓋以是也非獨心性爲然也雖一草一木一禽一獸莫不皆然伏羲所以仰觀俯察而作卦程子所謂觀兔可以畫卦之說深有感焉且喜怒哀懼愛惡欲只是七而已矣則一箇樂字不可謂之情耶子思子分明言喜怒哀樂非情而何若謂喜邊字而合之則怒亦非

惡邊字乎喜亦非愛邊字乎且約而言之則四端云者亦似未瑩四端乃七情中剔出其善情而言也其但曰約而言之者不亦空疎乎且其曰七情云者旣有先儒定論則不必更瀆而心有所疑不敢自諱不得不說破而欲聞確論也

竊詳心性固有太極五行之象此象字果有病改之云雖一字之差不憚其改如是之勇旣有以自崇其知又有以開牖乎人者其道之進何可量也忻幸忻幸弟徒有太極五行之理而無八卦六十四卦之理之語非弟所意蓋鄙說以爲心性固有太極五行之

理謂之可也心性何嘗有形象若又以八卦之象象
人之心性則六十四卦亦何以分屬耶者蓋於心性
有是理則可也有是象則不可之謂也第雖懵昧曾
謂太極五行之理非卦之理卦之理非太極二五之
理耶若只以理而推之于心奚獨有六十四之可言
歟三百八十四爻之理皆備於我矣又曰此心之具
仁義禮智信之性者其非木金火水土之理乎又曰
若謂只有太極二五之理而變無八卦六十四卦之
理又曰若謂六十四之繁多而不可湊泊於一片靈
臺又曰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邵子所謂一身還

有一乾坤倘爲虛語等論亦非鄙之所嘗說到者前書蓋緣貴价悒促未免率意供答下語草草亦何能保其無失也彼時鄙意只道一箇象字似不穩停云爾矣乃不得蒙細察而至使誨諭拖拽過長頗轉走了鄙說本意如之何其可也然此等講爾初非求勝何用一毫逞私之有又因傭索而鼓欲取正鄙意所未安亦不敢不陳也喩曰此心之渾淪純粹者其非太極乎此心之動靜有適有復者其非陰陽乎盖渾淪二字乃理氣渾融未判之意也指是謂太極則列子之論有如是者矣淪字改之以然字庶乎其不差

歟動靜二字非惟於心爲陰陽太極之動靜已是陰陽則何處不可以動靜爲陰陽乎通復二字非愚之所敢辯也然若欲必以太極五行之理驗之此心愚以爲心之所具乃太極而其眞實無妄中正精粹渾然純善底是已心之健順五常之德乃陰陽五行之理也陰陽不在五行之外健順不在五常之外則欲派分條列其可得乎更乞精察而賜教焉

又按來喩有曰一箇樂字不可謂之情又曰子思分明言喜怒哀樂非情又曰怒亦非惡邊字喜亦非愛邊字乎云云此則弟意之反寧有是也寧有是也蓋

喜哀愛欲仁之端也同根而異趨怒惡義之端也亦同根而異趨懼禮之端也智則知其當不而無所不在也是以四端衍之則爲七情七情約之則爲四端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禮運詳矣先儒曰七情之外更無他情云云蓋情之以七爲目其來已久分屬四端其義已詳一字固無以換做又不可損益然究其分屬之義存樂而遺懼則於禮無屬也如可換做樂字外更無可變通樂固是一情而去喜情甚不遠但有淺深故向以喜邊字而貢愚者此也栗谷曰不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也又曰四端專言道心七

情合人心道心而言之也據此可以知同實而異名也四端是七情之中節者之苗脉也情之善者剔撥而名之七情是四德之應物者之枝流也情之善惡通稱而名之然無論四七原其所自出則雖有從性從心之異要不能出於氣發理乘之外也約衍之義亦非第杜撰乃南塘之語也并垂進退焉

第十條家禮祠堂圖以高曾祖考位次觀之則西爲上以主人主婦拜位觀之則東爲上盖主人尊於主婦者也似當立於西階而今反讓西階於主婦乃立於東階愚之滋惑正在此也雖蒙勤誨蔽

深不逼叟教之如何

按祠堂位次先儒之論不同多矣條列于左又附己意仰陳試詳察而勘教之

司馬溫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

賈氏曰鬼神陰故尚右

朱子曰喪事尚右

周氏曰古者廟皆南向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則古之神道尚左彰彰然明矣

丸菴曰鄉校位次兩程東西之分考朱子說以爲漢以前以右爲尊右卽西也然朱子所定則明道在東

或問廟主自西而列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

凡此議論皆必有所據豈淺陋之所可逆睹而及也

私竊以爲廟主之尚左雖是古禮古禮不足證尚右之論亦不可謂無稽則後賢之從之也無或從先進之義歟且其不從者亦猶行古之道也

東西階蓋本於天子之禮何者東者萬物資始之方也天道左旋帝出于震爲天下主天下之事無不主管而造始故必立東堦也東階之謂阼階者士冠禮註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鄉飲酒義曰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

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在賓主之禮則西階尊也冠
義曰冠於阼階以著代也昏義曰婦降自阼階以著
代也此以家事傳重之意也郊特牲曰君適其臣升
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此非惟尊無對莫敢爲主誠
亦主管天下之事物之意也在主事之道則阼階爲
重也至若祭祀之禮主人實主之在廟則阼階爲重
故家禮有曰凡升降惟主人由阼階主婦及餘人雖
尊丈亦由西階栗谷曰東主位也主人由阼階故主
婦以下不得不由西階非所以尊也今於此審焉則
不敢當尊死生異尊之意似無所施矣且曲禮曰席

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此言陽向尙右陰向尙左也家禮有曰主人北面於阼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補註主神位次則男西女東子孫位次則男東女西此陰陽之別此註有尊東堦卑西階之意又有死生異尊之義其義甚難辨家衆叙立男子北向西上以此觀之非以東階爲上也非以死生異尊也乃北向以西方爲上之義也則序次之爲上無論死生皆隨其向而異其尙也歟婦人之與男子異尙者謂之陰陽之別則恐或無不可歟矣論至此雖甚僭越不有講論其何能歸正也恕亮也

第十二條按冠昏喪祭稱家之有無固禮經之大防也觀於夫子之不許顏淵厚葬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等事可知祭禮之亦然矣此無可疑而但嘿思禮制亦莫不各有陰陽之理焉姑以服制論之則或三年或九月或五月等皆用陽數者其不以服爲死者服而所尊在服故歟又以拜禮論之則或再拜或四拜或六拜等皆用陰數者豈不以拜爲屈己拜而卑以自牧故歟若夫祭時求神於陽者焚必用香者以其香爲陽木而有合於求陽之道也求神於陰者縮必用茅者以其茅爲陰物而

有合於求陰之道也以至衰帶之方圓喪杖之方
圓莫不妙合於這箇道理也愚竊察乎此而至於
祭饌之或五或三或四或二等節似亦有這般義
理故敢以仰質初非指有無豐約而言也更教之
伏望耳
祭饌或用奇數或用耦數皆出於先賢之論則如免
鹵莽焉敢用可否於其間哉是故前書略陳數節同
異之議未以所以爲陰陽之數未之考仰答來喩
以爲禮制莫不有陰陽之理焉此實確論然其細節
之大者講究或易條目之細者強解頗難先儒之論

宰多於條目上有所不同者無乃以是耶郊特牲曰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
也陳註曰鼎俎之實以天產為主而天產陽屬故其
數奇籩豆之實以地產為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
方註曰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所
謂水之品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
類所謂土之品也此則祭饌莫不以陰陽之義制之
也家禮時祭具饌條果六品蔬菜及脯醢各三品此
則果與脯醢合奇偶蔬菜一不合偶數要訣果五品沙
溪曰要訣蓋本司馬公及程氏儀或者常以為非讀

禮記知或說近之今人六品之果若難備四品或兩品庶合禮意然則司馬氏程氏栗谷皆似不讀禮記矣尤菴曰所謂蔬菜者或芥或苽或菁之類也此論蓋本於栗沙二先生之論也蔬菜之爲水土之品籩豆之實於此可知而家禮已用奇數他書亦有從之然則晦菴以下諸賢亦似不見禮記也若如前說則沙溪讀禮記矣而若如後說則沙溪亦似不讀禮記豈其然哉諸家陳設圖又多有不合於奇偶此等處儘多難解也然朱子曰諸家禮唯韓魏公司馬溫公之法適中易行但品味之屬隨家豐約或問五禮儀

祭饌器數於退溪退溪曰人家魚肉隨所得猶可易備脯醢果則豈能常畜之多乎愚意不必盡從其禮雖稱家有無而祭之恐亦無妨也尤菴曰鄙家則貧甚隨得用之本無定式矣蓋嘗推之聖人之制禮莫不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則朱子以下諸賢未嘗不精察而明辯其於祭禮有或用經禮或用時王之制或從先進或因情制節或旁照義起之不同然其不同者多在於條目之微細而其綱領之正大者不同者鮮矣祭饌用奇偶之數固是當然然隨家豐約稱家有無本無定式等訓要皆以誠敬爲盡志

稱家爲盡物而已也其何必拘於奇偶而在固不用無固苟備也耶祭統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以此觀之三牲八簋祭饌之大節而必用奇偶之數菹醢祭饌之小節而不定其數昆蟲草木方氏曰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陽也陸產亦陽物也然則昆蟲草木陸產固已兼陰陽之物而爲祭饌之小節目也故其數必以盡

物焉先輩之或五或三或四或二等節之不同蓋本於此而其品味多寡不以奇偶斷制至謂隨家豐約等訓也歟

服制年月之用奇數三年問與小記詳且盡矣僭不當滋筆然方氏曰陽所以致生死而致生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此註非經文言外之義也耶

拜禮之用陰數來教似然君之答臣下之拜曰奇拜奇拜即一拜也君用陽道故也尤庵論祠堂瞻禮有曰瞻禮之儀甚簡省何故廢之如不得已則以單拜代之似為近之單拜亦一拜也其或嘆世之廢禮而

有此訓乎

拔焚香而求之陽灌酒而求之陰先儒說之已明矣固無可議香爲陽木茅爲陰物見於何書耶第不固焉得聞此言也然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又曰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陳註曰鬱鬯陽物也又曰尚陽物所以明之温公曰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但焚香酹酒以代之觀於此而窮其本則焚香酹酒俱是尚臭而作也不可止道香陽茅陰而有合於求神也丘氏

曰古無今世之香漢以前只是焚蘭芷蕭艾之類後百越入中國始有之雖非古禮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或以爲香只是佛家用之張子曰香必燔柴之意朱子曰香乃道家以此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焚蕭之比也集此衆說而究之朱子之訓最精明矣縮酌之義詳載於郊特牲士虞禮然朱子亦嘗以疑辭答人後學何敢輕議於其間自犯不韙之罪也只據郊特牲註與朱子說則縮酌乃古人醡酒也非求神也今之束茅聚沙盖取於士虞禮之義而非求神也乃古人藉酒之義也國君之灌鬯士民之酹酒皆以

陽物爲求神於陰者蓋取其氣臭之芬芳條暢可以報魄故也爵酒有二義降神祭酒俱謂之爵而皆於茅上傾之是禮本之縮酌而茅者只取以爲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爲禮者多取用之所以爵酒之時用以縮酌也其必屬之陰物而與香爲對合乎求神陰者則殆不近於傅會耶

弟愚之僭妄至於此而極矣竊嘗觀二程全書至顏子天下大勇不自覺其撫卷長吁也其孰與也其孰與也大勇者指有爲者亦若是之語也弟之狂狷之性非一朝一夕之發奮也誠出於命則安得不以顏

子之語興感於千載之下大著之心胷間耶然神短氣促每於文字上知不能十分格致聦惑滋甚矣竊欲就正於人則薄言往訴逢怒輒易反而思之爾齒雖己過不動心之年爾學則誠內而不出時節也閉門讀書以待進就之如何矣何幸吾州有若執事者生幷一世居不滿一舍心契而志同先以聞目投之此等事只聞名未見其實於書册間見之於吾黨間未有聞也誠一不敢當之事而不揆鄙滯歷陳管見幾於傾倒無餘者非敢汰哉唯欲仰承誨諭以求其眞是也此而不已則雖不得造及於聖賢之域其或

庶幾不遠於認金根爲金銀者之類也耶伏惟恕裁
幸甚幸甚

答朴善謩 丙午

某頓首再拜言正月念五日下惠疏誨諭縷縷殆盈累紙感戢難容而最是稱謂固知出於奬勉之至意皆非淺陋之所敢承者還用惶愧不能安謹審伊時哀候支攝其在麗澤相資之願曷不慰釋忽忽春已暮矣伏惟讀禮味道益加保護以慰慈念渾儀均福仰禱仰禱某之病狀舊所云足矣而間者添以寒感風眩闖作今年則尚未讀半卷冊子只自悼歎事來

順應事過還平是何等境界耶以望之愚者耶安敢不學學而未能也治心治病其理無間之教誠是對劑而過者裁抑不足者補益在心病則既聞命矣在身病則做不得柰何眞知實踐以言語形容則不患不足而日用間責效古昔聖賢之所難之者吾黨豈不相隨處以直道求正也自信二字用之於崇信聖道之可法則可也用之於偏信己見之爲是則萬萬不可也向教似是信己見底意思則愚之不敢也何謙之謂哉實非虛語也紙尾所陳敢不自量妄以管見有所辨說多蒙印可私幸鄙見之甚不悖也第於

其中猶有未相契復以條列于下方幸乞寬其誅而
虛心垂察因便可否以牖愚惷焉

聖學始終圖辨論

謹按天地萬物只是一箇實理而已此外更有甚
麽天道無為而誠者也聖人不勉而誠者也惟聖
性者初無待乎學問思辨而自然誠實矣及自大
賢以下則或不能無拘於氣質之偏亦不能無蔽
於物欲之污故其心之所發未能純發於眞心外
雖曰好善而或有不好者存乎其中外雖曰惡惡
而亦有不惡者介乎其間如是因仍苟且而不下

實工則其弊將自歸於霸者假仁之習矣此所以學者不可不下誠之之工而以至於誠也其誠之之要亦豈無工程次第而一蹴可到乎必須敬而爲本一邊致知一邊力行交修並進循序漸磨隨時絲習真知善之當爲而禁之不得真知惡之當去而勸之不爲自見實理足踏實地庶幾有以深造乎聖人之域也須十分真實少無一毫私僞底意思便是聖人之誠也學者之所期希者也周子所謂聖人之本之誠也子思所謂惟天下至誠之誠也孟子所謂反身而誠論語所謂一以貫之中

庸所謂及其成功則一通書所謂一爲要橫渠所謂一故神朱子所謂造乎一之妙書傳所謂允執之中程子所謂天然之中大學所謂至善皆是也乃聖學之終條理也盖圖中始敬終誠者非謂敬時不誠誠時不敬而不相干涉也特指其工夫次序而爲言也敬者所以誠之者也知行者敬之下手處而所以趨嚮於誠者也誠者敬知行之成功而眞實者也然則敬是誠之成始也誠是敬之成終也且主一之謂敬也誠即一也則始豈無主一之工而終能至於誠之一乎朱夫子詩云曰余昧

前缺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刋落奇工妝一原此二句諷咏深思則可以自得矣且愚之爲此圖非欲自多于前人也又非杜撰創造之說竊取聖賢之意而發揮表章之也蓋嘗思之書傳贊堯德而首言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欽非敬乎文思非知乎安安非行乎允克非誠乎惟帝性者固無工夫次第之可議而亦足以見指意之所在也大學或問又以敬補小學之闕繼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皆欲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既以敬補闕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其非知行二者乎至善其非

誠乎且朱夫子晩年必以居敬而立本窮理而明
善力行而踐實此三言爲學規而詔後進盖定論
也栗谷又列此三言載入於擊蒙要訣而曰此三
者終身事業也據此足以證之矣愚意如此無他
去處執事以爲如何頒垂鑑察焉
謹按乾之九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
據此則庸言是知之事學之始而必言信信乃誠之
流行也庸行是行之事學之終而必言謹謹乃敬之
發用也然信時非不謹謹時非不信信基本也謹修
爲也基本修爲雖是兩事而亦只是一事雖是一事

而亦有次序焉只有基本而無修爲則不可謂之基本只欲修爲而無基本則修爲無所施也有基本則不可無修治欲修治則必因基本而施之然則有基本然後方可修治誠先而敬後不亦宜乎閑邪存誠程子曰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此謂有實心須將敬來持守此實心也朱子曰常言既信常行既謹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謂既信既謹則敬主一而閑他不入誠保存而依舊自若也乾之九三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據此則聖學之始

終誠敬之先後亦可知也朱子曰立其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又曰忠信是始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此謂誠然後進工此誠不少間斷常常知此則誠立也學之以誠爲始豈不了然耶程子曰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又曰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得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又曰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愼思皆致知知

至之事篤行優是終之此三節皆謂忠信為本為始爲下手處而發明其聖學之始終工夫之次序也坤之六二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據此則賢者爲學之始終工夫之次序亦已明矣本義曰正謂本體又曰敬則本體之守也本體指誠也守指工夫也龜山楊氏曰守一之謂敬一指誠也又曰盡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審於盡字義則先有是誠心可知也朱子曰敬以直內是指守工夫也其所指守者指誠也有誠然後方可指守無誠則其所謂指守者果何物歟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

也修辭立誠是大段着氣力也敬以直內是不能直
遂必因誠之感動發見處勇下工夫則內自直矣尤
大段著氣力也然則工夫次序聖與賢實未嘗相悖
也是故朱子曰若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
不越乎此無異道故也中庸曰誠者物之始終不誠
無物據此亦可知爲學之始終也章句曰人之心一
有不實雖有所爲亦如無有此謂有實心然後去做
那道理也如主人敬接賓客自是禮之大節也然主
人欲以眞實之心待之則自然敬生而直內義隨而
方外云謂動靜皆自中心流出來言言說實節節合

宜是所謂誠然後能敬敬而後能誠者也若不以眞實則其所謂敬之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是乃虛底道理也浮文假借也云謂動靜一是皆以邊幅修飾而已無非苟且自欺底事則雖終身爲敬終不得入道矣不可謂之敬也身爲主人時點驗其心身爲賓客時又點驗其心則其人所不知處已獨知得也以此推廣則天下之事無不皆然矣以大學言之致知爲學之始而誠意之工並行於其地誠意則後於致知而始言謹愼之意至於正心章章句始言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盖深察乎常字義則誠心

己在於敬先矣又曰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
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蓋審於又字義則敬之不先於
誠意亦不明白乎大抵誠者天理之本然而人心之
所固有者也惟聖人能舉其全體而直遂之此乾之
九二九三之學也中庸之自誠明也賢人則不能直
遂必因其誠之感動處而仍著持守之工造次必是
動靜必是涵而養之主而立之至於無纖毫私意留
中洞然則心之本體自然正直既主敬而敬立則便
集義而義行故時措之宜矣此坤之六二之學也中
庸之致曲也大學之教也蓋嘗論之誠敬二字始於

包羲心畫實天理自然之理也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誠敬之學始起於此聖賢傳授爲心法後之欲學聖賢者不可不詳察也蓋誠者實也健也無妄也天道也性之德也敬者虛也順也無適也地道也心之主宰也誠自有剛健主立之體敬便有靜順貞固之體以言其體用則誠有誠之體用敬有敬之體用以言其始終則誠有誠始終敬有敬始終其對待有如此者若以誠敬辨其體用始終其原頭則如陰陽之相根無容說也其流行則不可無體用始終先後之別誠之體敬之斯立誠之用敬之斯行始

是誠而成是敬終是誠而成是敬自疆不息故誠爲之先先迷後得故敬爲之後皆陽變陰合之理也其序有如此者先儒之學其不用是而下工夫耶衆人之誠常失於間斷故先賢之學必以敬爲主然其實未必不以誠爲始也程子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此不是於格物之先更有一敬工夫只是因誠心之所發涵養得精神也圖以聖學標題著圖則始於敬而知行對實并勉然後深造乎聖人之意爲之題目與圖子之義不亦相反歟雖以賢人之學標題著圖亦似不如是矧又聖學耶來諭有曰聖人不勉而

誠者云云又曰自然誠實矣此本經傳之義而尊信之旣知此則其圖子果合於不勉耶合於自然耶又曰學者不可不下誠之之工云云又曰必須敬以爲本云云然後便是聖人之誠也此謂工程次第而似有合於圖子然愚之所未解也愚意必以爲忠信爲本敬以涵養然後可以得爲學次第可以進入道工程也若不先以誠爲本則其致知之工無由而進一步著一手也矧又力行乎其詳則已悉於前面不須復提起也引證諸書皆以敬以爲本誠以爲終條理此謂始條理者敬也終條理者誠也是豈然乎愚之

所陳於右者則其槩誠爲始條理而敬以成之誠爲
終條理而敬以成之也雖只以工夫次序言之何莫
非必自誠心之發見而推致乎又曰敬者所以誠之
者也誠者聖賢之學也然則聖人之學其不用敬也
歟又曰知行者敬之下手處然則敬之前不知不行
歟誠若執事之言惡惡臭好好色必待敬而後惡之
好之歟良知良能必待敬而後知之能之歟又曰誠
者敬知行之成功而眞實者也然則敬是誠之成始
也誠是敬之成終也云若如前說則敬知行以前誠
無湊泊處到敬知行成功之地始可指以爲誠也者

如後說則誠之成始謂之敬也敬之成終謂之誠也其或成說乎朱詩堯典只令張皇而似無緊切於圖子義也大學或問以下所教旣往之陳事多僭踰不敢校擧而條辨矣大抵其大要旣不相契此雖不過差之毫釐而一篇所論出入纏繞使愚者未領其歸趣豈不懣然乎敢復傾倒至此其間恐或有辭不達意處無慮必多幸伏乞忘言會意則庶乎其有採摭之端也耶更賜教答焉

第四條所論理氣之論可謂精且詳矣然其間或不能無曲折之可辨者望須虛心平氣不以人廢

言如何大抵學貴自得所謂自得者心鏡清明朗
類洞豁之謂也此所以古之聖賢斷斷自信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正吾夫子所謂五十知命時節也朱子六
十方無疑時節也學至此境則極高明而盡精微
至大至廣至纖至密底道理無不與心相會渙釋
怡順矣凡看文字必須以意逆志可以自得也若
不務此而徒欲依附經傳而求通則恐或有所碍
也所論朱子解明德註曰心者盛貯該載敷施發
用底云云其盛貯該載作體繞看其敷施發用作

流行者則鄙之說似無逕庭矣心屬火亦指發施發用底而言不指感時該載底而言也論曰性固理氣之合心固理氣之合云云心固理氣之合猶之可也性固理氣之合愚未可曉性即理也而載於氣者也若渾淪言理氣之合則似或未瑩論曰性者理之乘氣也心者氣之該理也云云心者氣之該理猶之可也性者理之乘氣則不可理之乘氣乃是情也其可曰性乎才說乘氣時已不是性之謂也蓋性之與情理一而分殊也猶河之與海同源而異名也栗谷理氣說參觀則尤曉然矣其

下文喻曰性謂之理則不及乎氣心謂之氣則包
理在其中云者可謂顚撲不破矣心謂太極之說
後更考之乃載於周易啓蒙易有太極章下本邵
子之言而朱子引用於是書者也
諭曰依附經傳警策深矣敢不奉持而著之心胷也
然徒欲依附則是務勝也不可說也大抵讀經傳之
法得於辭不違其意者雖或有之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未之有也然則遺經傳而果有能自得者乎
朱子解明德註云云愚之所引只以取證心者氣而
已矣來諭以爲其盛時該載作體統看其敷施發用

作流行看則鄙說似不逕庭矣其語意以盛貯該載
總爲主理之歸也其亦不爲語病乎如欲只以盛貯
該載敷施發用心屬火三句分其體用盛貯該載體
也敷施發用用也火亦指敷施發用底看則固善矣
然火則光明底意思亦在其中歟性固理氣之合此
性字指氣質之性而言先儒之言類多如是也以高
明之篤工豈或未及見到耶性者理之乘氣此性字
亦指氣質之性程朱論之已悉矣理之乘氣乃是情
也之喩恐是於本然氣質上偶有所察之未詳而致
此之教也歟才說乘氣時已不是性云者盖本於程

子纔說性則便已不是性之語也纔說性之性字指氣質之性也不是性之性字指本然之性也榆曰性之與情理一而分殊也猶河之與海同源而異名也栗谷理氣說參觀則尤曉然矣栗谷之說果以爲性與情猶河之與海同源而異名也歟是若栗谷之說必有所爲而未能有稽不敢強解也啓蒙鄙家所無郤子說搯其板而惠借如何

第八條太極二五八卦等說向者書成仰復後更爲詳閱鄙人之所言果非執事之本意諺所謂問東答西者也自訟輕遽靡覊幸冈知攸措矣今此來

書幸不退棄有此惠規直言不諱古君子愛人以德之風於此可見深庸欽嘆無容言諭且改論爲然亦甚穩當眞所謂一字千金也若非高明何以得闡至論乎節節欣幸適復二字盖卽朱夫子識之通動也誠之復靜也之言而言之耳所諭驗之此心以下諸說亦渾確平實無些空闕處然此等說話或有合以言之者或有分而言之者雖派分條列而不害其爲合同也四七之論當以貫喻存諸胷中以爲自得計玆不復贅焉

太極二五八卦等說有似乎郢書燕說也愚之所得

亦已多矣通復二字果本於朱子誠之通動也誠之
復靜也之說則其有合於只就此心之陰陽而取譬
者歟前書固已備陳矣敢復煩瀆耶派分條列先儒
以剖析太甚謹之失意而傳言則是可懼也不害於
合同則固好矣
第十條第十二條此二條橫竪諸說節節援引曲
暢旁通其用意極精詳周細迄無餘蘊此所以友
有多聞之益而亦可見誨人不倦之誠也旣幸且
感不啻萬千嘗以此寘之几案以爲他日參互考
訂之圖耳香陽苐陰愚亦未見於書冊而但以理

類推而知其為陽為陰也程子曰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凡天下之物莫不各有聲色貌象之不同既辨其聲色貌象之不同則可知五行之別也既知其五行之別則亦可知陰陽之分也嘗觀論語鑽燧改火章註曰春取杞柳夏取棗杏以至季夏秋冬亦各以五行之木取四時之火棗杏陽木則香亦陽木可知也茅之為陰物周易籍用白茅註曰茅陰柔之物是亦一證也

草木之皆有陰陽茅為陰物之證是矣香木之辨醫書想或無可考耶

前後所陳實感詢荛之盛德畧貢卑衷方虞猥越有
若負罪者然高明不以人廢辭擇之許之非一再而
此私幸淺見偶於這處說得到耳至於稱道之浮實
殆非所望於平日者不勝愧赧之至也來喻立志一
節誠是爲學之㝡初入頭實地也未有不眞知而能
到此地位則執事之知其已明矣執事之志其已篤
矣何其偉哉欽仰欽仰第審其以立志爲先次及持
敬次及八條絡至於止至善之意條件不紊工夫有
序其爲八德次序可謂明白精密實水不漏也爲執
事地則例也不足贊歎而近世學者鮮能知味其在

補仁之心興感發奮當知何哉是故切有所不敢悶
嘿者敢又提煩幸乞加察焉今此立志爲先持敬次
之八條次之終之以至善一節湊得聖賢爲道之工
程世大抵道是一貫也聖賢之立言命字亦只是發
明此一貫之道使天下後世共由而不悖者其惟誠
敬二字是已聖學始終圖與此立志一節大有相左
者何歟不有誠心則不能致知不能致知則不能立
志立志乃誠意也致知而後誠意誠意之時方下敬
工夫慎之審之至於正心時節大著氣力閑他不入
守而無失則知益明意益篤心益靜自此推之交修

幷進以至止於至善則爲學之事畢矣以此意攷圖
聖學始終則一貫之道其不在茲歟九峰蔡氏之立
志而定其本居敬而持其志此言誠簡夷易曉也幷
加垂察如何
然末立志一節尤極欽仰所志如此何患不到聖
賢地位愚亦每以爲學問成就都係於立志何其
所見不謀而相符也竊不自量嘗於燕居中採摭
古昔聖賢之訓以爲大學廣教一篇而每章下又
以己意發明之其書以立志爲先次及持敬次及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而終欲皆止於至善之

地而後已茲敢謄出立志一章伴呈望須深察雖
有一字之疵更賜處誨如何

立志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朱子釋之曰學即大
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孟子曰士何志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是則可憂也憂之
如何如舜而已矣
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明道先生自十五六時斷斷以聖人自期

伊川先生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者只可責志

朱子曰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立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須思天之所以與我者必是光明正大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做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

朱子又曰今學者誰不爲學不可謂之志果能志于學則自住不得要如飢渴之於飲食若不立志終不得力

九峯蔡先生曰立志而定其本居敬而持其志

栗谷先生曰人性本善無古今智愚之殊聖人何故獨爲聖人我則何故獨爲衆人也良由志不立知不明行不篤耳志之立知之明行之篤皆在我耳我又何求求

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謹按立志一篇反復尋繹蓋累日矣奉寘案上或濯手莊讀或靜坐沉吟日一披玩不覺警惕蓋愚於古人爲己之學遊意則業已久矣但禀質昏弱每當窮理未到半知神昏身疲病輒侵尋欲求新知並與舊知而都忘焉是以立志亦不能篤也日用云爲全無

毫髮近似於古人者蓋不能窮理明心心之本體雖一日之間走作異常起滅不測至於利害急衮處撓汩渾濁天理人慾亦有時不能分別者矣所以常自憐悼乃反欲只是要做箇好人此猶恐不得做了每獨思之愧汗沾衣私語於心曰聖賢稟賦旣極淸粹而立志亦在早年猶患不及乎堯舜也我則稟賦旣極濁駁而立志又過半世猶不得篤實何也四十以前實不知身犯大惡事多可罪豈無惡無罪也特以其只是要做箇好人之心又汩於俗習常以鄉人之事責己故也四十以後則尤悔日積日復日非處生

生追思旣往則無非可惡可罪可愧底事一身都犯之以此常恐懼惕厲未知如何做工夫可以贖已往而新來者姑以四十爲立志之年以百倍人工爲進步之計若或因此益發奮有一分桑榆之效得以免夫小人之歸也耶今見執事之立志先於弟幾年進工篤於弟幾倍欽歎景仰不知所以云諭況敢聖贊一辭於其間哉抑有一說而仰陳裁恕焉蓋溫厚和平底說雖聖人之訓人多有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悠悠泛泛未有力於前進之病於立志便緩了親切激發之語雖凡人之言人或有鐫心鏤骨別出氣猛著力

孜孜慥慥有進而無退之效於立志豈曰無小補云
爾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且如破釜甑燒
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厮殺
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又曰忠信便是誠
意處此一節添入於朱子曰爲學大端云云一節之
下未知如何愚意則朱子此一段論忠信所以進德
說得來洞洞流轉喫緊進德處骨子地立志固如是
則不愚不進矣

桂浩既述此書自笑愚心每以聖賢自期是誠欲
之大者若使人聞此言則必皆冷笑以爲狂且妄

矣今執事亦有是欲可與共分其狂妄也幸甚幸甚嗚乎吾道之否塞未有甚於此者而何幸執事以豪傑之姿奮發大志振起頹俗倘天意有在而然歟千萬喜幸

聖賢自期以執事之資質又立志既如此之篤想必不到則不休也不亦悅乎鄙人所期只是附驥耳勿以偏滯而見舍無大無小一一警發俾或至於寡過千萬至懇紙末稱謂極令昏惰者添一惶愧愛乞從此罷去如此文華一諭以義理之實事幸甚幸甚

向也高友子說甫許聞執事有移意云其信然否

愚亦有此意而卜居于谷城莘野村貴中若無定
嚮處則與爲芳隣亦如何
撒移之計果有是事營之已十餘年之久只是知勇
不及至於進一脚退一脚而方今事勢猶且遲一脚
不得然退步之意常重父母之國也歟姑未知幾時
能出場也貴中卜居定于莘野云地是云好名亦不
偶眞是君子可居之地歟今而后始得主人翁也交
鄰之教深感惻然之盛德豈不欲翼如處仁說經聞
道以爲終身之計也簞食瓢飲猶恐難繼未到顏子
地位者其何能堪遣耶非惟屢空其奈永空何然吾

黨離合亦係天數安知畢境之不見合也

## 答朴善養 丙午

### 聖學始終圖辨說

大抵所論執事以誠先敬後爲主柱浩以敬先誠後爲主何其所見自相掣肘矛盾一至於此哉細者來執事之論於自誠明處見得說出來是乃聖人事也乾道也柱浩之論於自明誠處見得說出來是乃賢人事也坤道也盖其所見處不同故所言亦不同也其以聖學標題者學之爲言效也即孟子學孔子之學字也夫賢人之欲學聖人者其

無工程次序而遽至於誠乎必須敬以涵養先明
乎善然後其踐履之際始無不實其必敬先誠後
者非謂敬時不誠誠時不敬截然一彼一此了無
干涉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主卽敬之工夫也一
則誠也則言敬而誠便在其中矣勢雖相資而論
其工程次序則不得不以敬爲先也今夫稼穡者
豈可頓望其成實乎必須栽培灌漑使遂其生然
後乃可成實敬比則栽培灌漑如也誠比則穀之
成實如也此非兩件事也其所以栽培灌漑不過
成就那一箇實也觀此則可知敬與誠先後矣乾

之九二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此乃盛德
之事而聖人至誠無息處固無始終本末之可分
所論知之事學之始自徘不得誠是固有者也閑
邪則誠自存苟欲閑邪非敬曷以哉乾之九三忠
信進德是健之德也而見得透徹直前做去有勇
猛果剛底意思坤之六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
順之德也而緊帖把捉有嚴凝持守底意思有似
乎顏子仲弓氣象各有所就而言恐不可以學之
工程次序而論也若夫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可見
其工程次序矣忠信是始立誠是終謂忠信爲立

誠之始也非謂敬之始也此誠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則誠立云未知其所以常常如此不少間斷者是孰使之然歟亦只是敬也程子之論敬而曰體信達順其義可見忠信爲基本其不敬而能主忠信乎惟立誠有可居誠豈無緣而自立乎又曰敬者本體之守本體卽誠也守卽敬也不守而能保本體乎朱子曰敬以直內持守工夫也其所持守者果指誠歟若爾則一箇誠字只是工夫非我固有者也其成說乎以愚觀則其內卽誠之所存也其所持守卽敬之工夫也且中庸所引物之終始

是泛言實理爲物之終始也其以學之始終言歟
且不誠無物其所以不之者誰歟亦不敬所致也
中庸一書都是發明一箇誠字而首章特言戒愼
恐懼而其下章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
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其戒愼恐懼者
非敬而何其天理之本然非誠而何蓋誠實理也
敬所以持守此實理者也故敬必待誠而行若不
於誠字上用力則敬亦無所施也雖欲懸空無湊
泊處其可得乎且以大學言之則致知爲學之始
而誠意之工并行於其地固然矣非但致知誠意

爲然也以下八條皆然朱子章句曰知旣盡則意
可得以實可得二字其義可見非謂了此一件盡
後方做下一件也節節皆可相須而不可相無然
其工夫次序不可無先後之分又諭曰誠意則後
於致知而言謹愼之意至於正心章句始言敬以
直之然後此心常存凝察乎常字義則誠心已在
於敬先云蓋致知誠意謹愼等事無非敬之所爲
也百事萬事非敬不行大德小德非敬不凝故古
人曰敬德之聚也誠若執事之言致知誠意時節
無與於敬字工夫而至於正心時節始下敬字工

夫耶若爾則心神昏亂放浪飛越出入無常者亦可以致知誠意矣其可乎恐於或問中涵養本原與其用力之方諸說或未之細察而然歟敬以直之者特以敬是存心之要法故必於正心章言之耳常字亦是敬之工夫接續無間斷處倘或有別義歟且前以庸行之謹謂敬之發用此以誠意之謹獨謂非敬歟愚所未解也又曰但知誠意不能審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此又字是知已至後又不可不誠意蓋承上起下而言功不可闕之辭也恐不可以學之次序看也若其次序則其

上一節心體之明有所未盡以下是已且其所以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者果孰主張是歟學之次序若必以誠爲先則朱子之於或問中補小學之闕而何必以敬不以誠乎盖敬者所以兼動靜包大小而無不管攝者也則雖欲舍敬而存誠其可得乎此無異於不操刀而欲割不乘舟而欲濟者也愚之所未敢觧也以下諸喩若欲一一辨難則言之長也姑不能盡焉倘或舉一反三以照愚衷耶大抵書中其立論處則雖多牴牾於鄙意其見道處則無不脗合於鄙意私心慶幸無容言喻志

切明道語涉不遜伏乞垂仁採納焉

聖賢之言爲學之序或就行處說或就本原說或自行處而併本原說或自本原而並行處說其就行處說者必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竪起來其就本原說者必須指示這裏面分明有實理處發明開導出來其自行處而并本原說者因其發而遂明其本原由用而推體也其自本原而並行處說者自其本而直達於枝由體而推用也其他多少之不同亦皆因其性而導之故立言則有異而其實則不異也蓋敬之前此誠元自有是故雖凡人纔要去志

向便是這些誠萌處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誠之端未曾通纔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必要好纔欲要好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去志向箇識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實下敬工夫常惺惺而不使之復昏常持守而不使之復失常直內而閑邪常主一而無適至於推致而使之不息如火始燃如泉始達又推而廣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誠無有毫忽間斷則動靜云爲無非此誠敬之流行矣及其成功則與聖人一也鄙之所見既如是則前後貢愚者非只是自誠明處說出來也大抵自誠

明聖人之學也譬之水直自源頭流出無小蔽塞至於東流西流千派萬岐之沛然而無非此水之貫通則其源頭之水這箇水也千派萬岐之水亦只這箇水也聖人之敬譬之水護其源而導其流而已也自明誠凡人之學也沿其流而求其源源雖蔽塞之極源之在中則自然有未嘗息者豈無介然之頃一點之滲漏窒極之中一泚之涓涓乎不可止道在源之水謂之水而一點一泚之水不謂之水也凡人之敬因其一點一泚之流遂泝而沿之去其草茅塵滓而疏通之引其清波大瀾而接續之尋得到本原上也

然則誠者聖凡之所同得而固有之理也聖人舉誠
之全體而著之以敬工夫涵養此誠持守此誠如水
之護其源導其流而至於流行不息之地凡人只因
其一端發見之誠著之以敬工夫涵養此誠持守此
誠如水之去蔽疏通引瀾接續至於明通誠立之地
故無論聖凡之學論誠不論敬不備論敬不論誠不
明然必言其工程之次序誠先而敬後固未見聖凡
之不同也鄙之兩度所陳大旨只是此意這間橫竪
之說都是發明此意而遣辭行文未能明白精密徒
使張皇拖曳雖以高明之見猶不得領其指意反增

疑惑至使來諭一篇語意太半轉走了鄙說本意不覺愧汗鄙之學識空疏見道未及分明措辭不能盡意而以若牴牾之論求若合同之歸豈不難哉切恐其不入於強異則必出於苟同今此所陳亦或不然則各以所見益加精察退待幾年則豈無歸一之道也恭竢垂亮

一以貫之曾子則以誠確入道而聞之子貢則以知識入道而聞之此二子其入頭處不同而其聞道則一也譬如適國者或自東而出或自西而出及其至處則均是國都也今執事與桂浩之所爭

者亦以其入頭處不同故各有偏重而然歟更思之如何

一以貫之 止 均是國都來輸是矣其下云云略陳於前面也

性理說高明則主氣質之性而言鄙人則主本然之性而言故所以不同此性字若作氣質之性者則誠如所教矣且心於五常無不統攝者則似當屬土而先儒皆以屬火何也蓋以其光明底物事而屬火歟且理氣性情即聖學之大頭腦也畧敘平日所見者茲敢就正

性理說云云亦非愚之本意也愚之所陳則有指氣質之性處有指本然之性處不可只道主氣質之性而言也心屬火蓋以其光明底教此固是矣而敷施發用底意亦在其中歟

理與氣不可以一物觀也亦不可以二物觀也謂之一物則體用不明謂之二物則分析太甚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其可謂二物乎一則至微一則至顯其可謂一物乎所同之中自有所異者存焉所異之中自有所同者存焉便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自其賦予之初論之則人物皆一本也自其稟

受之後言之則人物各萬殊也今夫皇天降雨大而溝澮小而行潦以至珍器汚器覆盆缺隙莫不皆盈是其淸濁高下淺深偏全雖各不同豈天之降雨有異而然哉特以其所受之地不同故耳此則理一分殊之說也其所受之地雖有不同而水不得不注是地地不得不載是水間不容髮而與之爲一此則理氣不相離之說也所注之際雖不可相無而地自是地水自是水指地而問焉曰水乎其可也哉此則理氣不相雜之說也

夫理氣本混融無間故謂之一物也未嘗挾雜故謂

之二物也謂之二物則見者遂以理氣爲先後故程子曰器亦道道亦器也謂之一物則見者遂以理氣無條理故朱子曰理氣決是二物也諭曰謂之一物則體用不明謂之二物則分析太甚又曰一則至微一則至顯其可謂一物乎又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輩說誠非愒愚之所敢強辭也其賦予之物以下所教乃流行底說恐無不可也

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本非二性也指其理之不雜乎氣質者而言則謂之本然之性指其理之不離乎氣質者而言則謂之氣質之性盖其所指而

言者不同故其名亦異也其實性何嘗有二哉
來喩是矣先儒之定論皆如是也
性者總是理而不雜乎氣故有善無惡孟子所謂
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之中朱子所謂天地之
性邵子所謂道之形體栗谷所謂人性無古今智
愚之殊尤菴所謂本性堯舜塗人一也是已若夫
情則發乎性而行乎氣故有善有惡孟子所謂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剔出其本然之善情而言程
子所謂情既熾而益蕩指其橫流於惡者而言周
子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兼指其善惡之情而

言也性何以有善無惡乎以其原天而出也情何以有善惡乎以其乘氣而行故也

論曰性者純是理又曰情則發乎性而行乎氣然則情似發乎理而行乎氣也愚意甚不然蓋理隨氣中謂之性雜氣質之中單指其理曰本然之性也不以雜以氣也故純善無惡也合理氣而命之曰氣質之性所謂氣之該理也故有善有惡也夫情者氣質之性之所發也此性既有善惡則情豈無善惡其或原於本然之性者則純善無惡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者此也其或生於氣質之性者則有善有

惡周子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亦此也且程子所謂情既熾而益蕩者其不指其惡一邊而言也歟諭曰性何以有善無惡乎以其原天而出也情何以有善惡乎以其乘氣而行故也謹審其語意則無乃認氣質之性而謂之情者也歟更加垂察焉

答朴善養 丁未

前年復月別紙俯詢誠敬說尚未得修謝非敢慢也疾病半載苦未振作又遭尚右禫會不得稽延于此悚仄然非直為此蓋高明終不回撓故故緩之恭竢兩極其造而要以為歸一之計矣申上舍書亦右高

明高明之意似不可回也然既承相善之教安敢以
愍默而不與同縝密裁略撥申上舍說而辨之如左
繼之以俯詢數節而貢愚焉

就告申上舍彝其論誠敬二字之義蓋與執事同而
愚者異執事以爲何如耶其曰非誠則敬必疎畧非
敬則誠爲虛假云誠亦有虛假歟其謂高論則曰專
就初學下手處謂之敬先謂愚論則曰兼就聖人極
至處謂之誠先於高論可謂得其實而於愚論未嘗
無爽其一二矣愚之倂誠敬有擧全體而言有擧大
用而言有兼體用而言亦有就一偏而言其工夫功

效各有條理而未於此處叩其兩端而竭盡得愚意則提論此二字先後之義亦已難矣然第觀其全篇誠字舉體而遺用敬字遺本而舉末至以爲先著敬工夫便以誠實之云者爲有貫通之脈而切於初學下手工夫矣云云向所謂驗於吾身者言之云者亦不已疎於誠敬上工夫耶

誠本固有而但爲氣禀所拘物欲所蔽這誠之端倪未能直遂透出來或有深痼而微現者或有暫發而還塞者於是必用敬字工夫一邊致知一邊力行交修幷進然後這箇固有之誠始得直遂透

出來蓋敬則誠便在其中不容更有不誠之敬也
誠雖固有而於其用工得力之前所存所發多僞
不誠則將論工夫次序者其可實誠於敬知行之
先乎抑亦實誠於敬知行之後乎
高明只以誠之端倪直遂透出來者謂之誠以誠之
微現暫發者不謂之誠不謂之誠則已矣謂之誠也
卽因其發現用以下敬工夫者此愚之前後所貢大
旨也多小條辨不過爲發明此意也已更乖加察如
何
於是必用敬工夫一邊致知一邊力行交修並進然

後這箇固有之誠始得直遂透出來云者求誠於濩
瘠還塞無苗脉之地得誠於致知力行修進之後也
其可成說乎
蓋敬則誠便在其中不容更有不誠之敬也云者誠
不在時敬不誠矣其所謂用敬敬字盖敬敬字亦不
歸於不誠之敬也歟以不誠之敬果能致知力行耶
誠雖固有而於其用工得力之前所存所發多僞不
誠云者誠亦有僞也既謂之誠又謂之僞可乎
來諭有曰閱朱子書見誠敬之說尤信鄙言之不甚
悖於聖賢之意也高明之解朱書果如是耶間已幡

然矣不必更提撕切欲以乾正之義略陳梗槩更乞可否之

朱子答曾致虛書曰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為既曰持敬則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為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

措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頹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其曰盖以爲既曰持敬則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也此言誠意之誠也實其持敬之心然後其持敬之事必不至於自欺而不容更有不誠之敬也雖或有持敬之心而苟不能實其心則是乃不誠之敬也

其曰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有總會處此言欲維持主宰實然之心以實然之心用實然之力於敬也實然之心固有

之誠也實然之力誠意之誠也然則先因誠心之所發而用工於敬者其不分明乎哉其曰若不以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措此言誠不可以離了敬而自立也以實然之力用工於敬主一焉無適焉惺惺焉涵養焉則此誠乃立而至於无妄矣何所措而不可乎

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又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愚以為誠者忠信之體也忠信者誠之用也誠然後之誠字指其發

現時用力處也未及誠能誠此兩誠字指其本體而言也

朱子曰人不忠信事皆無實又曰若不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交朋友未必盡情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愚以爲欲從事於敬工夫必先以忠信之心爲主若不以忠信之心爲先其爲敬也都不是敬也只是僞也已

眞西山曰誠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卽是誠此謂沿流尋源行到盡處便是本原也爲

學者必先因忠信之發現即下敬工夫持守而無失
憤悱而啓發欽循先聖賢之塗轍擴充盡到此理之
眞實无妄無僞底即是誠也

右程朱眞三先生說愚之素所篤信而雖學之未能
竊自比於從事者故畧陳己見而綴於各條下謹呈
高明審於此三節則誠敬二字之義庶乎有得而其
先後之序亦有以自別矣妄論不知止僭矣濫矣由
恕之伏望

## 答朴善餐 己未

咫尺千里淹病者之固然只有一箇心常憧憧矣仰

秋獲拜惠牘辭旨懇到始知故人情契亦一般於阻
不阻也感戢踰涯禮豈宜稽謝至此也旣承後期之
示拱而竢之今朝又拜十九日手翰尤用滿慰第聞
執御過門慰不慰悵伏惟間來省體益旺閤節均寔
仰禱且念賁非虛語服弟長夏宿痾沈綿入秋有事
于先廟悚悚以度前月初八奄哭姪女形摧心折幾
何以能支吾也俯諭誠敬說幸與昔年愚見大意頗
有所同者而亦不無滋惑處然此非片言可釋大學
廣教奉閱其規模施措足以見爲學之勤不以年邁
而少緩欽仰敬歎無有窮旣盛索跋語何以議及於

如此檮昧者哉伊川嘗戒作文愚竊以爲愚之所當服膺年近六旬尚不搆得一行跋非惟記述無工何況於此等文字肆然下筆有以來後生之譏笑求不敢聞命是非慢也實則戚矣須勿罪之切仰朱子答陳書依教謄呈而倩手不得楷正悚悚二冊未及熟玩而旋[illegible]第待後日有以更討也

芚皐集卷之五

[illegible]